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宋史紀事本末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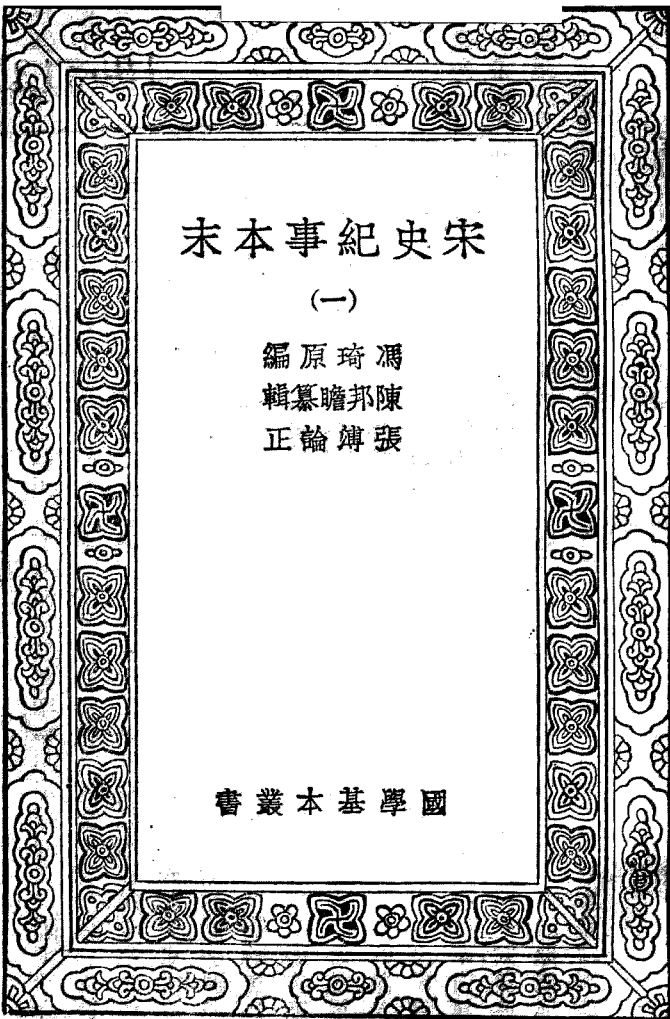
馮琦原編

陳邦瞻纂輯

張溥論正

商務印書館發行





宋史紀事本末

(一)

馮琦原編
陳邦瞻纂輯
張溥論正

國學基本叢書

宋元紀事本末敘

讀史至宋。蹶乎傷之。代侔漢唐。而文出夷貉。其書葛冗。不足述也。莆田柯氏。新史肇興。遼金二國。降列載記。規模反正。卷帙微省。而取材未廣。闕如生恨。薛王通鑑。出入陳氏。旁摭曲證。自謂功高。而參觀前史。漏萬非一。余嘗欲取脫脫一書。翦截繁陋。別韓老同傳之非。去琬琰濫收之謬。然後大采遺文。博蒐典故。斷以己意。成一制作。而家鮮倉乘。畋漁無術。訪求幾載。國野並存。大者五六。小者十數。巽巖真本。尙歎未見。其他殘失。皓首何窮。元史速成。衆思寡集。卷末論贊。俱從姑舍。豈犬羊冕旒。當付不議。抑方之房魏詮。晉謙讓多矣。夫全史定則通鑑成。通鑑行則本末出。宋元之際。苟有作者。三書兼舉。旦暮可遇。乃積久無聞。懸書不立。北海高安。勉因舊文。分代次事。題目博設。意在便覽。非求必傳。余聊從二家。寄以論難。彌綸目前。綱紀有待。不敢卽爲建安續也。宋治懦弱。文繁實少。元臣譏之。隆替略備。顧法高前代。亦復有四。曰禮臣下。崇道學。后妃仁賢。宗室柔睦。內治旣修。兼以外攘。天保采薇。宜克永世。而駐蹕一南。國祚竟覆。論者咸咎熙寧變法。宣和極亂。然周室東遷。平王絕望。莫高宗構若也。汴京失守。中原雖沒。而建炎紹興。勢最可爲。岳韓劉吳。百戰百克。假令有一中主。如晉孝武。唐肅代者。爲之南面。任使不疑。擴清天步。六合版圖。將大於建隆。豈特謝安捷肥水。郭李收兩京哉。孰意構旣無良。檜尤凶醜。君臣魚水。專戮干城。大將旣盡。不復生神州。旣棄不復還。孝宗有志而湯思退主和。寧宗無能而韓侂胄主戰。馴至理宗。政繇史賈。桑柔板蕩。繼以草黃。大運竭矣。胡元主夏。草昧不寧。英宗之弑。泰定之篡。明寧之殂。順帝之立。國皆可亡。必緩

及至正勝廣始起。秦皇厭勝。唐明祝天。真人將降。適有期乎。蒙古色目。班高漢南。西僧帝師。道尊孔子。明堂配天。風猶冒頓。固知百年數窮。無俟紂惡之熟也。閒居尙論。紀志表傳。各有竊取。未幾散去。感同雲煙。嘗念神器。樞襍。雖鼠難竊。胡歡漢悲。憾深曷喪。逆取順守。道固多途。大抵開闢之憂勤。不敵季朝之燕逸。羣賢之勞。蓋莫救一夫之頑。讒古今盡然。不獨兩代也。藝祖法慕成周。而禍夷於石晉。鞭撻地廣秦隋。而曆短於拓拔。中國之所以失。卽夷狄之所以得。夷狄之所以失。卽中國之所以得也。周書戒王。殷監不遠。漢臣進規。引秦爲喻。人君善監者。必自近始。卽宋元未竟之編。亦何不可資金鏡。禦不若乎。婁東張溥題。

宋史紀事本末目錄

第一冊

卷一

太祖代周

卷二

收兵權

卷三

平荊湖

卷四

平蜀

卷五

平南漢

卷六

平江南

卷七

太祖建隆以來諸政

卷八

禮樂議

卷九

治河

卷十

金匱之盟

卷十一

吳越歸地陳洪進附

卷十二

平北漢

卷十三

契丹和戰

卷十四

西夏叛服繼遷德明

卷十五

交州之變

卷十六

蜀盜之平

卷十七

太宗致治

卷十八

營田之議

卷十九

至道建儲

第二册

卷二十

咸平諸臣言時務

卷二十一

契丹盟好

卷二十二

天書封祀

卷二十三

丁謂之姦

卷二十四

明肅莊懿之事

卷二十五

郭后之廢溫成事附

卷二十六

天聖災議

卷二十七

茶鹽權罷

卷二十八

正雅樂

卷二十九

慶曆黨議

第二册

卷三十

夏元昊拒命

卷三十一

儂智高

卷三十二

貝州卒亂王則

卷三十三

浚六塔二股河

卷三十四

英宗之立

卷三十五

刺義勇

卷三十六

濮議

卷三十七

王安石變法

第四册

卷三十八

學校科舉之制

卷三十九

元豐官制

卷四十

西夏用兵

卷四十一

熙河之役

卷四十二

瀘夷

卷四十三

元祐更化

卷四十四

宣仁之誣

卷四十五

雒蜀黨議

卷四十六

紹述

卷四十七

孟后廢復

卷四十八

建中初政

第五冊

卷四十九

蔡京擅國

卷五十

花石綱之役

卷五十一

道教之崇

卷五十二

金滅遼

卷五十三

復燕雲

卷五十四

方臘之亂宋江附

卷五十五

羣姦之竄

卷五十六

金人入寇

卷五十七

二帝北狩

卷五十八

張邦昌僭逆

第六册

卷五十九

高宗嗣統

卷六十

李綱輔政

卷六十一

宗澤守汴

卷六十二

兩河中原之陷

卷六十三

南遷定都

卷六十四

金人渡江南侵

卷六十五

苗劉之變

卷六十六

平羣盜

卷六十七

金人立劉豫

卷六十八

張浚經略關陝

卷六十九

吳玠兄弟保蜀

卷七十

岳飛恢復中原秦檜害飛附

卷七十一

順昌柘皋之捷

第七册

卷七十二

秦檜主和檜死附

卷七十三

金亮之惡

卷七十四

金亮南侵金人殺亮立雍附

卷七十五

建炎紹興諸政朝臣言事附

卷七十六

孝宗之立

卷七十七

隆興和議

卷七十八

孝宗朝廷議

第八冊

卷七十九

陳亮恢復之議

卷八十

道學崇黜

卷八十一

兩朝內禪孝宗光宗寧宗廟議陵議

卷八十二

韓侂胄專政

卷八十三

北伐更盟

卷八十四

吳曦之叛

卷八十五

蒙古侵金

第九冊

卷八十六

金好之絕

卷八十七

李全之亂

卷八十八

史彌遠廢立

卷八十九

金河北山東之沒

卷九十

蒙古取汴

卷九十一

會蒙古兵滅金

卷九十二

三京之復

卷九十三

蒙古連兵

卷九十四

余玠守蜀

卷九十五

真魏諸賢用罷

第十冊

卷九十六

史嵩之起復

卷九十七

董宋臣丁大全之姦

卷九十八

公田之置

卷九十九

蒙古諸帝之立太宗定宗憲宗世祖

卷一百

蒙古立國之制

卷一百一

北方諸儒之學

卷一百二

蒙古南侵

卷一百三

郝經之留

卷一百四

李壇之納

卷一百五

賈似道要君

卷一百六

蒙古陷襄陽

卷一百七

元伯顏入臨安

卷一百八

二王之立

卷一百九

文謝之死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一

太祖代周

宋太祖建隆元年。周恭帝宗訓元年也。先是。周顯德六年十一月。鎮定二州上言。北漢會契丹兵入寇。至是年正月辛丑朔。遣殿前都點檢檢校太尉歸德節度使趙匡胤率兵禦之。殿前副都點校慕容延釗將前軍先發。時主少國疑。中外密有推戴匡胤之意。都下讜言將以出軍之日。冊點檢爲天子。士民恐怖。爭爲逃匿計。惟內廷晏然不知。癸卯。大軍繼出。軍校苗訓號知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指示匡胤親吏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將士相聚謀曰。主上幼弱。吾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冊點檢爲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都押衙李處耘具以事白匡胤。弟供奉官都知匡義及歸德掌書記趙普。匡義普部分諸將。環列待旦。遣牙隊軍使郭延贇馳騎入京。報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都虞候王審琦。二人皆素歸心匡胤者。甲辰黎明。將士逼匡胤寢所。匡義普入帳中白之。匡胤時被酒臥。欠伸徐起。將校已露刃列庭。曰。諸將無主。願冊太尉爲皇帝。匡胤未及對。黃袍已加身矣。衆卽羅拜。呼萬歲。掖之上馬。還汴。匡胤攬轡曰。汝等貪富貴。立我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爲若主矣。皆下馬。曰。願受命。匡胤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陵。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賞。違不汝贖也。皆應曰諾。遂肅隊而行。乙巳。入汴。先遣楚昭輔慰安家人。又遣客省使潘美見執政諭意。時早朝。

未罷。聞變。范質執王溥手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也。爪入溥手。幾出血。溥禁不能對。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韓通自禁中遑遽而歸。謀帥衆禦之。軍校王彥昇逐焉。通馳入其第。未及闔門。爲彥昇所害。妻子俱死。匡胤進。登明德門。令甲士歸營。而自退居公署。將士擁范質等至。匡胤見之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爲大軍所迫。一旦至此。慚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列校羅彥瓌挺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質等相顧。不知所爲。溥降階先拜。質不得已。亦拜。遂請匡胤詣崇元殿。行禪代禮。召百官。至晡時。班定。猶未有禪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匡胤就廷北面拜受。已乃掖升殿。卽皇帝位。奉周主爲鄭王。符太后爲周太后。遷之西宮。乙巳。大赦。改元。以所鎮歸德軍在宋州。國號宋。遣使遍告郡國。藩鎮加官進爵。有差。定國運以火德。王色尙赤。臘用戌。帝涿郡人。四世祖朮。唐幽都令。生珽。唐御史中丞。珽生敬。涿州刺史。敬生宏殷。周檢校司徒。岳州防禦使。宏殷娶杜氏。生帝於雒陽夾馬營。赤光繞屋。異香經宿不散。及長。容貌雄偉。器度豁如。識者知其非常人。仕周。補東西班行首。累官殿前都指揮使。掌軍政。凡六年。數從世宗征伐。洊立大功。人望歸之。世宗嘗於文書囊中得木長三尺餘。題曰。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爲殿前都點檢。乃命代之。卒。用代周。華山隱士陳搏聞帝代周。曰。天下自此定矣。未幾。鎮州報北漢兵引還。戊申。詔贈周馬步親軍副都指揮韓通爲中書令。以禮收葬。以旌其忠。欲加王彥昇擅殺之罪。羣臣以建國之始。乞賞之。帝猶怒。故終身不得節鉞。辛亥。論翼戴功。加石守信爲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高懷德爲殿前副都點檢。張令鐸爲馬步軍都虞候。王審琦爲殿前都指揮使。張光翰爲馬軍都指揮使。趙彥徽爲步軍都指揮使。並領節鎮。餘領軍者並進爵。時慕容延釗握重兵屯真定。韓令坤領兵巡北邊。帝

遣使諭意。許以便宜從事。兩人皆聽命。乃加延釗殿前都點檢。令坤侍衛都指揮使。乙卯。帝以其弟匡義爲殿前都虞候。改名光義。趙普爲樞密直學士。立四親廟。尊高祖。祧爲僖祖。文獻皇帝。曾祖。瑋。爲順祖。惠元皇帝。祖。敬。爲翼祖。簡恭皇帝。妣。皆爲皇后。考宏殷。爲宣祖。昭武皇帝。定制。歲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薦食。薦新。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夏四月癸巳。周昭義節度使李筠起兵。初。帝卽位。遣使加筠中書命。使者至潞州。筠欲拒之。賓佐切諫。乃延使者置酒。旣而取周太祖畫像。懸於壁。涕泣不已。賓佐惶駭。告使者曰。令公被酒。失其常性。幸勿訝。北漢主均聞之。乃以蠟書結筠。同起兵。筠長子守節。泣諫。筠不聽。帝手詔慰撫。且召守節爲皇城使。遣歸謂筠曰。我未爲天子時。任汝自爲之。我旣爲天子。汝獨不能小讓。我邪。守節歸。以白筠。筠遂起兵。令幕府爲檄。數帝罪。執監軍周光遜等。送於北漢。以求濟師。又遣人殺澤州刺史張福。據其城。從事閻邱仲卿說筠曰。公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甲兵精銳。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雒邑。東向而爭天下。計之上也。筠不能用。北漢主自帥兵赴筠。筠迎謁於太平驛。言受周太祖恩。不敢愛死。北漢主與周世讎。不悅其言。因使其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見漢兵弱少。而贊又來監。心甚悔。謀多不協。乃留守節守潞。而自引衆南向。北漢主聞贊與筠異。復遣其平章事衛融和解之。帝遣石守信高懷德慕容延釗王全斌分道擊之。仍敕守信等曰。勿縱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守信等敗筠兵於長平。六月辛未。帝自帥大衆討筠。山路險峻多石。帝先於馬上負數石。將士因爭負之。卽日平爲大道。遂與守信等會。大敗筠衆於澤州南。殺盧贊。筠走保澤州。帝親督戰。列柵圍之。大將馬全義帥敢死士數十人。攀堞而上。遂入其城。筠

赴火死。獲衛融。請死。帝怒。以鐵搗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帝曰。忠臣也。釋之。以爲大府卿。北漢主懼。引師歸。帝進攻潞州。守節以城降。帝釋其罪。以爲單州團練使。秋七月。帝自潞州還。以大梁爲東京。雒陽爲西京。己未。周淮南節度使李重進據揚州起兵。重進。周太祖之甥。與帝同事。周室分掌兵柄。常心憚帝。帝立。加重進中書令。移鎮青州。重進愈不自安。陰懷異志。及李筠舉兵。重進遣親吏翟守珣往潞。陰結筠。守珣素識帝。乃潛詣京師。來見帝。問曰。我欲賜重進鐵券。彼信我乎。守珣曰。重進終無歸順之志。帝厚賜守珣。令說重進。緩其謀。無令二兇並作。分我兵勢。守珣歸。勸重進。未可輕發。重進信之。既而帝遣六宅使陳思誨。賜之鐵券。重進欲治裝。隨思誨朝汴。左右沮之。猶豫不決。又自以周室懿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繕兵。遣人求援於唐。唐主以聞。遣石守信。王審琦。李處耘。宋偓等分道討之。趙普勸帝自行。冬十月。帝發汴。十一月丁未。至廣陵。即日拔之。城將陷。左右欲殺思誨。重進曰。吾將舉族放火。死。殺此何益。卽盡室自焚。思誨亦被害。帝入城。戮同謀者數百人。揚州平。史臣曰。韓通死於宋。未受禪之頃。忠義之志明矣。李筠。李重進。舊史書叛。與否未易言也。雒邑所爲頑民。非殷之忠臣乎。或曰。三者嘗臣唐。晉漢矣。曰。智氏之豫讓。非歟。

三年冬十月。遷鄭王宗訓於房州。王後以開寶六年春。殂。諡曰恭帝。

張溥曰。韓通。李筠。李重進。皆爲周室而死。以義言之。其殷之三仁乎。通子囊駝兒。多智略。知藝祖人望。勸通早爲之所。通不聽。黃袍旣加。謀集弓矢。其時晚矣。李筠。鎮昭義。中書命至。涕泣舉義。李重進。鎮淮南。亦據揚州起兵。一以四月死。一以十一月死。不量己力。赴蹈湯火。徒死何益。然武王伐紂。義士非之。多士多

方二篇之書。於頑民不敢斥也。呼之曰士夫。五季道喪。君臣義絕。朝唐夕晉。視爲故常。大宋之興。應天順人。舉朝同聲。連袂稽顙。猶有三人。爲周而死。神農虞夏。庶不沒乎。君子且爲宋賀。其何誅焉。筠初起義。閩邱仲卿說其下。太行抵懷孟。塞虎牢。據維邑。筠違其言。徒恃儻珪槍撥汗馬。以敗。重進使翟守珣往潞。陰結筠。帝令之遊說。緩其謀。使當日二人謀定後發。一時並舉。腹背皆敵。宋之爲宋。未可知也。楊堅篡逆。尉遲迥入討。四方響合。敗於章孝寬而死。天方授楚。未可與爭。烏論成敗哉。

卷二

收兵權

太祖建隆二年。閏三月。以慕容延釗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先是。帝受禪。延釗握重兵。屯真定。韓令坤領兵巡北邊。帝遣使諭意。許以便宜從事。兩人皆聽命。乃加延釗殿前都點檢。令坤亦加侍衛指揮使。至是。延釗自真定來朝。令坤亦從。討李重進。還。皆罷爲節度使。自是殿前都點檢不復除授。秋七月。罷侍衛都指揮使石守信等典禁兵。初。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帝故人。有功。典禁衛兵。趙普數以爲言。帝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之深邪。普曰。臣亦不憂其叛也。然熟觀數人者。皆非統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則軍伍開萬一。有作孽者。彼臨時亦不能自由爾。帝悟。一日。召普從容論天下之事。因喟然歎息曰。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八姓十二君。僭竊相踵。兵革不息。生民塗炭。吾欲息天下之兵。建久長之計。其道何如。普對曰。陛下之及此言。天地神人之福也。節鎮太重。唯稍奪其權。則天下自安矣。帝曰。卿勿復言。吾已喻矣。頃之。帝因

晚朝與石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敢安枕臥也。守信等請其故，帝曰：「是不難知。此位誰不欲爲？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復有異心？」帝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爲，其可得乎？」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帝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爾。」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爲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帝從之，以守信爲天平節度使，高懷德爲歸德節度使，王審琦爲忠正節度使，張令鐸爲鎮寧節度使，趙彥徽爲武信節度使，皆罷宿衛，就鎮，賜賚甚厚。唯石守信兼職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已而欲用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典禁兵，趙普諫曰：「彥卿名位已甚，豈可復委以兵柄？」帝曰：「朕待彥卿厚，豈忍相負邪？」普對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帝默然。事遂寢。久之，王彥超及諸藩鎮入朝，帝宴於後苑，酒酣，從容謂之曰：「卿等皆國家宿舊，久臨劇鎮，王事軼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彥超喻意，卽前奏曰：「臣本無勳勞，久冒榮寵，今已衰朽，乞骸骨歸邱園，臣之願也。」安遠節度使武行德護國節度使郭從義定國節度使白重贊保大節度使楊廷璋競自陳攻戰閱閱及履歷艱苦，帝曰：「此異代事，何足論。」明日，皆罷鎮，奉朝請。胡一桂曰：「太祖深思天下唐末以來生民塗炭，知所以處藩鎮收兵權之道，旣以從容杯酒之間，解石守信等兵權，復以後苑之宴罷王彥超等節鎮，於是宿衛藩鎮不可除之痼疾一朝而解矣。」

乾德元年春。正月初。以文臣知州事。五代諸侯強盛。朝廷不能制。每移鎮受代。先命近臣諭旨。且發兵備之。尙有不奉詔者。帝卽位初。異姓王及帶相印者不下數十人。至是用趙普謀。漸削其權。或因其卒。或因遷徙致仕。或以遙領他職。皆以文臣代之。夏四月。詔設通判於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時符彥卿久鎮大名。專恣不法。屬邑頗不治。故特選常參官彊幹者往蒞之。自是遂著爲令。三年三月初。置諸路轉運使。自唐天寶以來。藩鎮屯重兵。租稅所入。皆以自贍。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者甚少。五代藩鎮益強。率領部曲主場務。厚斂以入己。而輸貢有數。帝素知其弊。趙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悉送汴都。無得占留。每藩鎮帥缺。卽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諸使及刺史。皆不預簽書金穀之籍。於是財利盡歸於上矣。八月。選諸道兵入補禁衛。先是對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爲上軍。至是命諸州長吏擇本道兵驍勇者。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強壯卒。定爲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卽送闕下。復立更戍法。分遣禁旅戍守邊城。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佚。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於驕惰。皆趙普之謀也。帝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如是邪。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詳覆之。帝復問趙普。以文臣有武幹者。普以左補闕辛甫對。帝遂用之。爲四川兵馬都監。因謂普曰。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用儒臣幹事者百餘人。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呂中曰。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鎮之專地也。干戈之所以交爭互戰者。方鎮

之專兵也。民之所以苦於賦繁役重者，方鎮之專利也。民之所以苦於刑苛法峻者，方鎮之專殺也。朝廷命令不得行於天下者，方鎮之繼襲也。太祖與趙普長慮卻顧，知天下之弊源在乎此，於是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縣，以京朝官監臨財賦，又置運使，置通判，皆所以漸取其權。朝廷以一紙下郡縣，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無有留難，而天下之勢一矣。帝既定計，盡收諸宿將兵柄，而削藩鎮權，尤注意命將分部守邊，具得要領，以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州，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以拒北狄。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筭權之利，悉與之。恣其圖回貿易，免所過征稅，令召募驍勇，以爲爪牙。凡軍中事，許從便宜。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錫賚殊異。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募死士，使爲閒諜，洞知番情。每入寇，必能先知，預爲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自此累年無西北之虞，得以盡力東南，取荆湖川廣吳楚之地。漢超在關南，民有訟其疆，娶己女爲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帝召訟者，謂曰：汝女可適何人？對曰：農家爾。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邪？對曰：無也。帝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爲之妾，不猶愈爲農婦乎？且使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尙能保其所有貨財邪？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貰汝，勿復爲也。不足於用，何不以告朕邪？漢超感泣，由是益修政理，吏民愛之。初，遵誨父宗本仕漢，爲隨州刺史。帝微時，客遊至漢東，依宗本，遵誨馮藉父勢，嘗侮之一日，謂帝曰：每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黑蛇，約長百尺餘，俄化龍，飛騰東北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帝皆不對。他日論兵，遵誨理屈，拂衣起，帝

乃辭宗本去。自是紫雲漸散。及卽位。召遵海。諭之曰。卿尙記曩日紫雲黑龍之事乎。遵海惶恐再拜。俄而部下卒訴其不法十餘事。遵海待罪請死。帝曰。朕方赦過賞功。豈念舊惡邪。遵海母在幽州。患難睽離。帝厚賞邊民。購得之。仍加優賜。至是以環夏近邊。授通遠軍使。遵海至鎮。召諸族酋長。諭以朝廷威德。衆皆感悅。後數月。復來擾邊。遵海率兵深入其境。俘斬甚衆。獲羊馬數萬。夷落以定。陳邦瞻曰。宋祖君臣。懲五季尾大之禍。盡收節帥兵柄。然後征伐自天子出。可謂識時勢。善斷割。英主之雄略矣。然觀其任將如此。此豈猜忌不假人以柄者哉。後世子孫。不深惟此意。徒以杯酒釋兵權爲美談。至南渡後。奸臣猶託前議。罷三大帥兵。以與讐敵連和。豈太祖趙普之謀誤之邪。然當時務強主勢。矯枉過直。兵材盡聚京師。藩籬日削。故主勢強而國勢反弱矣。亦不可謂非其遺孽也。

張溥曰。收兵之謀。發於趙普。普固文吏。利損將權。抑當藩鎮積強。華山桃林。窮而必變。其道莫易也。杯酒論心。大將解印。不賞而勸。術則何居。漢高殘賊。專戮功臣。光武反之。曲務保全。俾遠吏事。藝祖赤心。旣同蕭王。石守信等。復恃蕭曹故人之雅。不爲韓彭跋扈。時會適逢。投戈爲快。豈必盡說辭力哉。咸平年間。王禹偁言。江淮諸郡。毀城隍。銷兵甲者。二十餘年。書生領州。蕩然無備。賈昌朝於仁宗朝言。將屢易。士不練。病在削方。鎮太過。二臣去。太祖世未遠。蒿目若此。豈開基聖主。當日不爲子孫計乎。觀其文臣典州。老將禦邊。久任責成。戰守並用。萬年景福。何嘗去兵。末世處堂。祖功有咎。赫赫文武。寧爲東遷貶德哉。南渡賊檜爲金人反閒。納范同之策。召三大將入朝。盡收兵權。謬附前說。則又開門揖盜者矣。

卷三

平荆湖

太祖建隆元年六月。荆南節度使高保融卒。弟保勗嗣。初。保融迂緩。國事悉委於母弟保勗。及卒。保勗權知軍府。請命於帝。授以節度使。

三年冬十月。武平節度使周行逢卒。子保權嗣。時年十一。十一月。荆南節度使高保勗卒。兄保融子繼冲嗣。初。周行逢病亟。召將校屬其子保權曰。吾部內兇狠者。誅之。略盡。唯張文表在耳。我若死。文表必亂。諸君善佐吾兒。無失土宇。必不得已。當舉族歸朝。無令陷於虎口。及保權嗣位。文表聞之。怒曰。我與行逢俱起微賤。立功名。今日安能北向事小兒乎。十二月。會保權遣兵代永州戍。道出衡陽。文表遂驅之以襲潭州。知留後廖簡素易文表。不設備。文表兵徑入府中。簡方燕客醉。被殺。文表遂據潭州。又將取朗陵。以滅周氏。保權遣楊師璠擊之。且來求援。先是。帝遣盧懷忠使荆南。謂之曰。江陵人情去就。山川向背。我欲盡知之。懷忠還言。高繼冲甲兵雖整。而控弦不過三萬。年穀雖登。而民困於暴斂。南邇長沙。東距建康。西迫巴蜀。北奉朝廷。其勢日不暇給。取之易也。及周保權使至。帝謂范質等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國。今出師湖南。假道荆渚。因而平之。萬全策也。

乾德元年春正月。庚申。乃命慕容延釗爲都部署樞密副使。李處耘爲都監。率十州兵。假道繼冲。討文表。未至。楊師璠已破文表於平津亭。執文表。櫛而食之。梟首朗陵市。處耘至襄州。遣丁德裕使繼冲諭意。蘇光憲因言於繼冲曰。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今宋主規模宏遠。不若早以疆土歸之。則可。

免禍而公亦不失富貴矣。繼冲乃遣其叔父保寅奉牛酒犒師於荆門。且覘強弱。處耘待之有加。繼冲聞之。以爲無虞。是夕延釗召保寅。宴飲帳中。處耘密遣輕騎數千倍道前進。繼冲但俟保寅還。遽聞王師奄至。卽惶怖出迎。遇處耘於江陵北十五里。處耘揖繼冲。令待延釗。而率親軍先入城。比繼冲還。則王師已分據要害。繼冲大懼。因盡籍其境內三州十六縣。遣客將王昭濟奉表納於帝。帝受之。以王仁贍爲荆南都巡檢使。而授繼冲荆南節度使如故。高氏親屬僚佐拜官有差。以光憲爲黃州刺史。三月戊寅。延釗進克潭州。將趨於朗。保權牙將張從富等以爲文表已誅。而宋師繼進不止。懼爲所襲。相與拒守。延釗至。不克入。帝聞之。遣使諭從富等不聽。以兵逆戰於澧江。敗之。李處耘擇所俘體肥者數十人。令左右皆啗之。隳其少健者。令先入朗。隳者入城。言被擒者爲宋師所啗。聞者皆恐。遂潰。延釗因長驅而進。遂克其城。執從富殺之。其大將汪端劫保權及家屬。亡匿江南岸僧寺中。處耘遣田守奇帥師渡江。獲之以歸。帝釋其罪。以爲右千牛衛上將軍。汪端猶擁衆寇掠。王師擊殺之。湖南悉平。得州十四。監一縣六十六。帝以戶部侍郎呂餘慶權知潭州。湖南辰州在唐分爲錦溪巫敍四郡。唐末蠻酋分據之。各保險阻。以之自固。時出寇抄。帝旣平湖南。思得通蠻情。習地勢。沈勇智謀者。以鎮撫之。辰州徭人秦再雄武健有奇略。蠻黨畏服。帝召至汴。察其可任。擢爲刺史。使自辟吏。予以租賦。再雄感恩。誓以死報。至州日。訓兵士。得三千人。皆能披甲。渡水歷山。飛蹇如猿猴。又選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來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自是荆湘無復邊患。

張溥曰。湖南周行逢。荆南高保融。地勢相倚。猶唇齒也。行逢卒。子保權年僅十一。張文表自衡州舉兵。據

潭州將取朗陵。滅周氏。保權乞師朝廷。是時北觀荆渚。高氏世土。安若泰山。豈知王師假道。其國先亡。哉。保融保勗皆高從誨子。兄終弟及。廢政不治。及保勗死。繼冲立。叢勝成矣。文表之亂。須臾卽殄。不資宋力。然大兵壓境。先集荆南。繼冲無能開門納土。直掇拾耳。荆南旣亡。湖南安能獨立。保權惑於張從富等。抗命不下。身爲俘虜。固其宜也。春秋魯僖公二年。書虞師晉師滅夏陽。五年。書晉人執虞公。夏陽。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虞虢舉矣。藝祖取荆湖。猶是術也。然晉師狡。宋師直。君子無譏焉。行逢疾亟時。慮文表必亂。戒其子舉族歸朝。高保寅於保勗之世。卽勸之首率諸國附宋。善爲國家宗族謀者。未有不審順逆者也。李觀象孫光憲之徒。可謂能讀班彪王命論矣。

卷四

平蜀

太祖乾德二年十二月。命王全斌伐蜀。蜀主孟昶自襲位。日事奢縱。以王昭遠。伊審徵。韓保正。趙崇韜分掌機要。總統軍政。昶母太后李氏。本唐莊宗嬪御。以賜知祥。嘗謂昶曰。吾見莊宗及爾父滅梁定蜀。當時主兵者。非有功不授。故士卒畏服。今昭遠乃汝給事左右之人。保正又世祿之子。素不習兵。一旦有警。此輩何所用之。蜀主不聽。及宋下荆湖。蜀相李昊言於蜀主曰。臣觀宋氏啓運。不類漢周。一統海內。其在此乎。若通職貢。亦保安三蜀之良策也。蜀主欲通使。昭遠固止之。乃率兵屯峽路。增置水軍。帝聞之。遂謀伐蜀。以張暉爲鳳州團練使。暉盡得蜀虛實。險易以聞。帝大悅。已而蜀山南節度判官張廷偉說知樞密院。

事王昭遠曰。公素無勳業。一旦位至樞近。不自建立大功。何以塞時論。莫若通好并州。令發兵南下。我自黃花子午谷出兵。應之。使中原表裏受敵。則關右之地可撫而有。昭遠然其言。勸蜀主遣趙彥韜等以蠟書開行約。北漢濟河同舉兵。至汴。彥韜潛取其書以獻。帝笑曰。西討有名矣。帝乃命王全斌爲西川行營都部署。劉光義。崔彥進副之。王仁贍。曹彬爲都監。將步騎六萬分道伐蜀。且命爲蜀主治第於汴水之涯。凡五百餘間。供帳什物具備。詔全斌謂曰。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芻糧。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所欲得者。其土地耳。全斌及彥進等由鳳州進。光義及彬等由歸州進。蜀主聞之。以王昭遠爲都統。趙崇韜爲都監。韓保正爲招討使。李進副之。帥兵拒宋。命左僕射李昊餞於郊。昭遠酒酣攘臂言曰。吾此行非止克敵。取中原如反掌耳。手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方諸葛亮。十二月。王全斌等克萬仞燕子二砦。遂取興州。連拔石圖等二十餘砦。獲糧四十萬。全斌先鋒將史進德與保正李進等戰於三泉砦。敗之。擒保正及進等。獲糧三十萬。師至羅川。蜀師依江列陣以待。崔彥進遣張萬友奪其橋。蜀人退保。入漫天砦。彥進萬友與康延澤分三道擊之。蜀人悉其精銳逆戰。大敗而潰。王昭遠等復引兵迎敵。三戰皆敗。昭遠渡桔柏江。焚梁退保劍門。劉光義。曹彬克蜀夔州。蜀寧江制置使高彥儔死之初。夔州有鑲江。爲浮梁。上設敵棚三重。夾江列礮具。光義等行。帝示以地圖。指鑲江曰。我軍泝流至此。慎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襲擊之。俟其勢卻。卽以戰櫂夾攻。取之必矣。及師至夔。距鑲江三十里。舍舟步進。先奪浮梁。復牽舟而上。彥儔謂監軍武守謙曰。北軍涉遠而來。利在速戰。不如堅壁以待之。守謙不從。獨領麾下與光義騎將張廷翰戰。敗走。廷翰乘勝登城。彥儔力戰不勝。身被十餘槍。左右皆散。彥儔奔歸府第。整衣冠。望西北再拜。投

火自焚。死後數日。光義得其骨於灰燼中。以禮葬之。

三年春正月。王全斌進次益光。得降卒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柵。對岸可渡。自此出劍門南二十里。至青疆。與官道合。若行此路。則劍門不足恃也。乃分兵趨來蘇。跨江爲浮梁。以濟。蜀人見之。棄塞而遁。遂進次青疆。王昭遠聞之。留其偏將守劍門。自引衆退屯漢源坡。以待全斌。未至漢源。劍門已破。昭遠股栗失次。趙崇韜布陣出戰。昭遠據胡床不能起。全斌進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昭遠走投東川。匿倉舍下。悲嗟流涕。目盡腫。俄而追騎至。與崇韜俱被執。劉光義、曹彬進克蜀。萬施開忠。四州峽中郡縣悉定。遂州知州陳愈以城降。時諸將所過。咸欲屠戮。以逞。獨曹彬禁止之。故峽路兵始終秋毫無犯。蜀主聞昭遠敗。大懼。出金帛募兵。令太子元喆統之。李廷珪、張惠安等爲之副。趨劍門。以禦王師。元喆素不習武。廷珪、惠安皆庸懦無識。元喆離成都。但攜姬妾樂器及伶人數十輩。晨夜嬉戲。不卹軍政。至綿州。聞已失劍門。遂遁還東川。所過焚廬舍倉廩而去。蜀主惶駭。問計於左右。有老將石斌對曰。宋師遠來。勢不能久。請聚兵固守。以老之。蜀主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及遇敵。不能爲我東向發一矢。今若固壘。何人爲我效命。已而全斌進次魏城。乙酉。蜀主命李昊草表請降。全斌受之。遂入城。劉光義等亦引兵來會。前蜀之亡也。降表亦昊爲之。蜀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師。自發汴。至受降。凡六十六日。得州四十五。縣百九十八。帝以呂餘慶知成都府。初。全斌之伐蜀也。屬汴京大雪。帝設氈帳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尙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卽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遍及也。全斌拜賜。感泣。故所尙有功。王全斌、崔彥進、王

仁贍等在蜀。晝夜宴飲。不卹軍務。縱部下掠子女。奪財物。蜀人苦之。曹彬屢請旋師。全斌不從。既而帝詔發蜀兵赴汴。並優給裝錢。全斌等擅減其數。仍縱部曲侵擾之。蜀兵忿怨。思亂。三月。蜀兵行至綿州。遂作亂。劫屬邑。衆至十餘萬。自號興國軍。獲蜀文州刺史全師雄。推以爲帥。全斌遣朱光緒往招撫之。光緒盡滅師雄之族。納其愛女。師雄怒。遂無歸志。率衆攻彭州。據之。自稱興蜀大王。開幕府。署節帥。二十餘人。分據要害。兩川民爭應之。崔彥進。高彥暉等分道攻討。爲師雄所敗。彥暉戰死。全斌又遣張翰擊之。復不利。退保成都。師雄勢益張。遣兵守緜漢間。斷關道。緣江置砦。聲言欲攻成都。於是邛蜀眉雅果遂渝合資簡昌普嘉戎榮陵十六州及成都屬縣。皆起兵應師雄。全斌等大懼。時成都城中降兵未遣者尙二萬七千。全斌慮其應賊。與諸將謀。誘至夾城中。盡殺之。六月。蜀主景舉族與官屬至汴。率子弟素服待罪。闕下。帝御崇元殿。備禮見之。賜賚甚厚。拜景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秦國公。子元喆爲泰寧軍節度使。從臣親屬授官有差。景尋卒。帝廢朝五日。追封楚王。景母李氏。本唐莊宗宮妾也。至汴。帝命肩輿入宮。謂之曰。國母善自愛。無戚戚懷鄉土。異日當送母歸。李氏曰。妾本太原人。倘得歸老井土。妾之願也。時帝有北征意。聞其言甚喜。及景卒。不肯哭。以酒酬地。曰。汝不死社稷。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耳。今汝既死。吾何用生爲。不食數日。亦死。帝聞而傷之。帝嘗見景寶裝溺器。命撞碎之。曰。以七寶飾此。當以何器貯食。所爲如是。不亡何待。十二月。帝聞兩川兵起。客省使丁德裕領兵往討之。以康延澤爲東川七州招安巡檢使。時全師雄屯新繁。劉光義曹彬進擊。大破之。師雄退屯於郫。王全斌王仁贍復攻之。師雄走灌口。水陸轉運使曹翰會仁贍圍賊呂翰於嘉州。翰棄城走。是夕賊還。結衆圍城。約以三鼓進攻。曹翰諜知。

之戒。掌漏者止擊二鼓。賊衆不集。至明而遁。追襲大破之。全斌復破師雄於灌口。師雄走金堂病死。其黨據銅山。推謝行本爲主。延澤旋拔之。德裕等分道招輯。賊衆悉平。西南諸夷多來請附。

五年春正月甲寅。徵王全斌等還。帝自聞蜀兵亂。凡使者至。各令陳王全斌等不法事。因盡得其狀。乃皆徵還。以其初立功。不欲屬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狀。黜貨殺降之罪。遂責降全斌崇義節度留後。崔彥進昭化節度留後。王仁贍右衛大將軍。以劉光義等廉謹。並進爵秩。後召呂餘慶參知政事。仁贍等歷詆諸將。冀以自免。且曰。清廉畏慎。不負陛下者。曹彬一人耳。彬之還也。囊中惟圖書衣衾。又能濟下。於是賞彬特優。彬入謝曰。諸將皆獲罪。臣不敢奉詔。帝曰。卿有茂功。又不伐。懲勸國之常典。可無遜。二月。以沈義倫爲樞密副使。義倫爲四川都轉運使。隨軍入蜀。獨居佛寺。蔬食。有以珍異獻者。皆卻之。及歸。篋中惟書數卷而已。帝嘗問曹彬以官吏善否。彬曰。臣止監軍旅。至於采察官吏。非所職也。固問之曰。義倫可用。帝嘉之。故有此命。

張溥曰。劉裕之克長安也。欲久留屯。經略西北。急於內禪。倉卒東還。輕以關中授孺子。遂有沈田子王鎮惡之變。夏王勃勃乘之。終晉迄陳。秦非中國有也。宋藝祖命王全斌等伐蜀。孟昶出降。兩川克定。猥以淫暴剽殺。全師雄因衆怒復叛。高彥暉戰死。曹翰曹彬等分道夾擊。始就殲滅。師不以律。雖勝亦敗。王者所以貴持盈也。昶爲知祥愛子。奢縱失國。餘慶長春詞有先讖。元哲童稚。妄握大師。文繡旌旗。適資衆笑。李昊之勸降。雖不若高彥儔之死義。然盱衡國勢。主猶劉禪。臣非姜維。北地之哭。不聞廟門。羅隱之詩。空嗟雕面。欲無修降表。其可得乎。昶母李氏。唐莊宗舊嬪也。誨昶任彥儔。疎王昭遠輩。昶不從而敗。及其卒也。

母憤不泣。以酒灑地。嗟彼偷生。竟不食死。國破家亡。悲歌大義。僅一老婦人。傷哉。

卷五

平南漢

太祖乾德二年春正月。南漢侵潭州。防禦使潘美擊卻之。時南漢主劉鋹性昏懦。委政宦者龔澄樞及才人盧瓊。鋹日與宮人波斯女等游戲。宮中宦至七千餘。有爲三師三公者。宦者陳延壽謂鋹曰。先帝所以得傳位於陛下者。由盡殺羣弟故也。勸鋹除去諸王。鋹以爲然。遂殺其弟桂王璇。與由是上下怨而紀綱大壞。內侍監許彥真復讒殺尙書右丞鍾允章。與龔澄樞並用事。爭權不協。會有告彥真通先朝李麗姬者。澄樞將按之。彥真懼。與其子謀殺澄樞。澄樞使人告彥真謀反。下獄。族誅。南漢主復以李託爲內太師。六軍觀軍容使。初。南漢主納託長女爲貴妃。次女爲美人。至是。詔國政皆稟託而後行。九月。潘美尹崇珂帥兵攻南漢郴州。克之。初。南漢內常侍邵廷瑁言於南漢主曰。漢承唐亂。居此五十餘年。幸中國多故。干戈不及。而漢益驕於無事。今兵不識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矣。亂久必治。請飭兵備。且遣使通好於宋。南漢主憍然。莫以爲慮。至是。始懼。以廷瑁爲招討使。屯洗口。帝旣克郴。得南漢內侍余延業。帝訪其國政。延業具言其主作燒煮剝剔刀山劍樹之刑。或令罪人鬪虎抵象。又賦斂繁重。邑民入城者。人輸一錢。瓊州斗米稅四五錢。置媚川都。定其課。令入海五百尺採珠。所居宮殿。以珠玕瑁飾之。內官陳延壽作諸淫巧。日費數萬金。宮城左右。離宮數十。遊幸常至月餘。或旬日。以豪民爲課戶。供宴犒之。

費帝聞其奢酷。驚駭曰。吾當救此一方民。時方謀下蜀。未遑也。

三年六月。南漢招討使邵廷瑁屯洸口。以待王師。招輯亡叛。訓士卒。修戰備。國人賴以少安。有投匿名書。譖廷瑁將圖不軌。南漢主信之。遣使賜廷瑁死。士卒排軍門見使者。訴廷瑁無反狀。請加考驗。弗許。乃相與立廟洸口祠之。開寶三年九月。銀舉兵侵道州。刺史王繼勳上言。銀肆爲殘暴。數出寇邊。請南發帝。令南唐主爲書諭銀。使稱臣。歸所侵湖南舊地。銀囚唐使而驛書答唐主。言甚不遜。唐主上其書。帝乃以潘美爲桂州道行營都部署。尹崇珂爲副。以伐之。時南漢舊將多以讒搆誅死。宗室翦滅殆盡。掌兵者惟宦官數輩。自南漢主晟以來。耽於遊宴。城壁濠隍多飾爲宮館池沼樓艦。皆毀兵器。又腐及聞有宋師。內外震恐。乃遣龔澄樞馳往賀州。畫守禦策。前鋒至芳林。澄樞遁還。潘美遂圍賀州。南漢諸大臣請起故將潘崇徹。銀不從。遣伍彥柔將兵援賀。潘美聞彥柔至。潛以奇兵伏南鄉岸。彥柔夜泊南鄉。艤舟岸側。遲明。挾彈登岸。踞胡牀指揮。而伏兵卒起。彥柔衆大亂。死者十七八。擒彥柔。斬之。梟其首。以示城中。城遂破。美督戰艦。聲言順流趨廣州。南漢主憂迫。計無所出。乃以潘崇徹爲都統。領衆三萬屯賀江。會美徑趨昭州。崇徹但擁衆自保而已。美乘勝克昭州。進拔桂連二州。銀聞之。謂左右曰。昭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吾知不復南也。十一月。銀以李承渥爲都統。將兵十餘萬。陣於蓮花峯下。南漢人教象爲陣。每象載十數人。皆執兵杖。凡戰。必置陣前。以壯軍威。潘美集勁弩射之。象奔隄。乘者皆墮。反踐承渥軍。軍遂大敗。承渥僅以身免。美進拔韶州。韶漢之北門也。聞韶破。窮蹙不知爲計。始令塹廣州東壕。願諸將無可使者。宮嬪梁鸞真薦其養子郭崇岳可用。南漢主以爲招討使。與大將植廷曉統軍六萬屯馬逕。以禦王

師崇岳無謀勇。唯日禱於鬼神而已。

四年二月。潘美克南漢英雄二州。潘崇徹以其衆降。美進次隴頭。漢主遣使請和。且求緩師。美不許。進兵馬逕去。廣城十里。砦於雙女山下。漢主聞之。取泊船十餘。載金寶妃嬪。欲入海。未及發。宦者樂範與衛兵千餘。盜泊船走。漢主懼。遣其左僕射蕭灌奉表。詣軍門乞降。美卽令人送灌赴汴。漢主欲遣其弟保興率百官出迎。郭崇岳止之。乃復爲扞禦之備。又遣保興率國內兵拒戰。植廷曉謂崇岳曰。北軍乘席捲之勢。其鋒不可當。吾士旅雖衆。然皆傷疲之餘。今不驅策而前。亦坐受其斃矣。廷曉乃領前軍。據水而陣。令崇岳殿後。旣而王師濟水。廷曉力戰不勝。死於陣。崇岳奔還。其柵潘美謂諸將曰。彼編竹木爲柵。若篝火焚之。必擾亂。因而夾擊之。此萬全之策也。遂分遣丁夫人持二炬。閒道造其柵。會暮夜。萬炬俱發。天大風。烟埃紛起。南漢軍大敗。崇岳死於亂兵。龔澄樞李托相與謀曰。北軍之來。利吾國中珍寶耳。今盡焚之。使得空城。必不能久駐也。乃縱火焚府庫宮殿。一夕皆盡。明日。銀出降。美入城。俘其宗室官屬。送汴。有宦者百餘輩。盛服請見。美曰。是椽人多矣。吾奉詔伐罪。正爲此等。悉斬之。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四十。加潘美山南東道節度使。三月丙申。詔廣南有買人男女爲奴婢轉傭利者。並放免。僞政有害於民者。悉以聞除之。銀至汴。帝遣呂餘慶問銀反覆及焚府庫之罪。銀歸罪龔澄樞李托。明日。有司以帛繫銀及其官僚。獻於廟社。帝御明德門。遣刑部尙書盧多遜宣詔責銀。銀曰。臣年十六僭位。澄樞等皆先臣舊人。每事臣不得專。在國時。臣是臣下。澄樞是國主。遂伏地待罪。帝命大理卿高繼申引澄樞托。斬於午門外。釋銀罪。賜襲衣冠帶器幣鞍馬。授檢校太保右千牛衛大將軍。封恩赦侯。銀體質豐碩。眉目俱疎。有口辨。性絕巧。嘗

以珠結勒鞍爲戲龍之狀極其精妙以獻帝謂左右曰銀好工巧習以成性倘能移於治國豈至滅亡哉銀在國時多置醜毒臣下一日從帝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銀先至賜以卮酒銀疑有毒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誅陛下旣待臣以不死願爲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未敢飲此酒帝笑曰朕推赤心於人腹中安有此事命取銀酒自飲而別酌以賜銀銀大慚謝銀後於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卒帝之將伐北漢也宴近臣於禁中銀進言曰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僞之主今日盡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梃爲諸國降王長帝大笑

張溥曰劉隱據南海傳國弟陟再改名襲術者言其不祥又改襲後劉銀竟任襲澄樞以亡國異哉劉襲無道爲弟洪熙所弑屢復殺洪熙而自立淫逆好殺其世種也銀能幹蠱撫柔越閩北距五嶺南負重溟猶足自支而不仁更甚昆弟大臣次第翦屠婦寺盈朝太阿倒執尉陀黃屋其可久乎邵廷瑁忠於國計請飭兵備通宋使竟遭讒誅南唐主承藝祖之命遺書敦勸情深三諫反執行人犯天怒詩曰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銀之謂也潘美進師象陣奔北組頸闕下涕沾山河彼暴同孫皓愁猶叔寶羊頭謠應酣舞降王五十五年豈盡天數哉

卷六

平江南

太祖建隆元年南唐主李景以御服錦綺金帛來賀卽位十一月帝平李重進令諸軍習戰艦於迎鑾鎮

景大恐。遣使犒師。且使其子從鎰朝於揚州。唐臣杜著薛良以罪來奔。獻平南策。帝方惡其不忠。斬著下蜀市。配良廬州牙校。遂還汴。

二年二月。唐遷都於豫章。初。唐主景之襲父位也。屬中國多故。跨據江淮三十餘州。擅鹽魚之利。卽山鑄錢。物力富盛。頗有窺覷中原之志。及淮甸入於周。寢以衰弱。帝旣平揚州。雖戮其亡叛。景終不自寧。乃遷豫章。以太子從嘉守建康。豫章城邑迫隘。羣臣日夜思歸。景怒。欲誅贊行者。八月甲辰。唐主景方議東遷。以疾卒於南都。太子煜時留建康。遂卽位。遣其戶部尙書馮謐奉父遺表於帝。願追尊帝號。帝許之。煜乃謚景爲文孝皇帝。廟號元宗。陵號順陵。煜初名從嘉。聰悟好學。善屬文。工詩畫。明音律。

三年六月。詔唐主煜應朝廷橫海飛江水鬪。懷順諸軍親屬有在江表者。悉遣令渡江。煜每聞朝廷出師。克捷及喜慶之事。必遣使犒師修貢。其大慶。更以貢宴爲名。別獻珍玩。秋七月。南唐遣其臣翟如璧貢金銀錦綺千萬。是月。放南唐降卒弱者數千人歸國。十一月。賜唐建隆四年曆。唐主酷信浮屠法。出禁中金錢募人爲僧。時都下僧及萬人。皆仰給縣官。唐主退朝。與后服僧衣。誦佛書。拜跪手足成贅。僧有罪。命禮佛而釋之。帝聞其惑。乃選少年有口辯者。南渡見唐主。論性命之說。唐主信重。謂之一佛出世。由是不復以治國守邊爲意。

開寶元年五月。唐以韓熙載爲中書侍郎。熙載顯德中入朝。歸國。唐主景問中國大臣。熙載曰。趙點檢顧視不常。不可測也。帝受禪。景益重之。欲以爲相。以帷薄不修而止。至是復用。唐主立周氏。故后妹也。美姿容。以姻戚往來。先得幸於唐主。后卒。遂册立之。唐主頗留意聲色。霓裳羽衣曲久絕不傳。后按譜。盡得

其聲調。唐主嘗欲以戶部侍郎孟拱辰宅賜教坊袁承進。御史張憲上疏力諫。不聽。初。唐宰相嚴續盡忠不貳。與執政議多不同。求罷政事。唐主許之。於是百司政事皆歸於樞密院。樞密副使陳喬柔懦弱。猾吏潛結權幸。多爲非法。紀綱並壞。而張洎方以文學得幸。特授清輝殿學士。與太子太傅徐遼。太子太保徐遊。別居澄心堂。密畫機務。中旨多自澄心堂出。遊從子元楸等宣行之。中書密院俱同散地。

四年十一月。唐主遣其弟從善來朝。奉方物入貢。帝以從善爲泰寧軍節度。賜第留京師。唐主手疏求遣從善歸國。優詔不許。時唐主事中國。雖外示畏服。內實修備。及南漢亡。懼甚。因上表乞去國號。改唐國主爲江南國主。唐國印爲江南國主印。且請賜詔呼名。帝許之。唐主乃貶損制度。下書稱教。改中書門下省爲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爲司會府。其餘官稱多所更定。先是唐主以銀五萬遺趙普。普以白帝。帝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對。少賂其使者可也。普辭。帝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爲削弱。當使之勿測。及從善來朝。常賜外密寶白金。如遺普之數。唐君臣皆震駭。服帝之偉度。

五年二月。江南江都留守林仁肇密陳淮南戍兵少。宋前已滅蜀。今又取嶺南。道遠師疲。願假臣兵數萬。自壽春徑渡。復江北舊境。彼縱來援。臣據淮以禦之。勢不能敵。兵起日。請以臣叛聞於北朝。事成。國享其利。敗則族臣家。明陛下無二心。江南主不聽。又沿江巡檢盧絳募亡命。習水戰。屢破吳越兵於海門。亦嘗說江南主曰。吳越仇讐也。他日必爲北朝犄角。臣請詐以宣歙叛。陛下聲言討臣。臣且乞兵吳越。至則躡而攻之。其國可取。江南主亦不用。帝忌仁肇威名。賂其侍者。竊取仁肇畫像。懸別室。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持此爲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使者歸。白江南主。江南

主不知其間。鳩殺仁肇。

七年春正月。江南主遣常州刺史陸昭符入貢。奉疏求弟從善歸國。帝不許。江南主天性友愛。自從善來。使被留。悲戀不已。歲時宴會皆罷。九月癸亥。遣曹彬等將兵伐江南。帝欲伐江南而無名。遣知制誥李穆諭江南主入朝。江南主將從之。其門下侍郎陳喬曰。臣與陛下俱受元宗顧命。今往必見留。其若社稷。何。臣雖死。無以見元宗於九泉矣。內史舍人張洎亦勸其主無入朝。時喬與洎掌樞密。江南主信之。遂稱疾固辭。且言。謹事大朝。冀全濟也。今若此。有死而已。穆曰。朝與否。國主自處之。然朝廷甲兵精銳。物力富雄。恐不易當也。宜熟思之。無貽後悔。江南主不從。而遣使求封冊。帝不許。命梁迥復使。諷之入朝。江南主不答。迥還。帝乃命曹彬爲西南路行營都部署。潘美爲都監。曹翰爲先鋒。將兵十萬以伐之。自王全斌平蜀。多殺降卒。帝每恨之。至是。彬等入辭。帝誡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煩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鬪。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且以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彬自荆南發戰艦東下。江南屯戍皆謂每歲宋所遣巡兵。但閉壁自守。奉牛酒犒師。尋覺異於他日。池州將戈彥棄城走。彬入池州。敗江南兵於銅陵。進次采石磯。初。江南池州人樊若水舉進士不第。因謀來歸。乃漁釣於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繩。其中維南岸。疾棹抵北岸。凡十數往還。得其江之廣狹。因詣汴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師。帝然之。遣使往荆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緝自荆渚而下。或謂江闊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者。帝不聽。擢若水爲右贊善大夫。及師南下。以若水爲嚮導。既克池州。卽用爲知州。十一月。若水請試舟。乃先試於石牌口。移至采石。三日。

而成。不差尺寸。潘美因率步兵渡江。若履平地。時江南久不用兵。老將皆沒。主兵者多新進。以功名自負。聞兵興。踴躍言利害者數十人。江南主以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鄭彥華督水軍萬人。都虞候杜真領步軍萬人。同逆王師將行。江南主誠之曰。兩軍水陸相濟。無不捷矣。彥華以戰艦鳴鼓。汭流而上。急趨浮梁。潘美麾兵擊敗之。真以所部步軍接戰。彥華不能救。亦敗。金陵始戒嚴。下令去開寶之號。益募民爲兵。民以財粟獻者。官爵之。

八年二月。曹彬連破江南兵於白鷺洲新林港。遣田欽祚攻溧水。江南統軍使李雄謂諸子曰。吾必死於國難。爾曹勉之。父子八人皆沒於陣。欽祚遂克溧水。彬大軍進次秦淮。江南兵水陸十萬陳於城下。時舟楫未具。潘美率兵先赴。令曰。美提驍果數萬人。戰勝攻取。豈限此一衣帶水而不徑渡乎。遂涉水。大軍隨之。江南兵大敗。馬軍都虞候李漢瓊率所部取巨艘。實以葭葦。乘風縱火。拔其城南水寨。又拔關城。守陴者爭道溺死千計。初。陳喬張洎爲江南主謀。請所在堅壁。以老宋師。江南主遂弗爲慮。日於後苑引僧及道士誦經。講易高談。不恤政事。軍書告急。非徐元禔等莫得通。王師駐城下累月。江南主猶不知。時兵政皆屬神衛統軍都指揮使皇甫繼勳。繼勳素貴驕。初無效死意。但欲其主速降。而口不敢發。每與衆言。輒云。北軍強勁。誰能敵之。聞兵敗。則喜曰。吾固知其不勝也。偏裨有募死士欲夜出邀戰者。繼勳必杖其背。拘囚之一日。江南主自出巡城。見宋師列柵。旌旗滿野。知爲左右所蔽。始驚懼。收繼勳付獄。殺之。遣使召神衛軍都虞候朱令贇。以上江兵入援。冬十月。江南都虞候劉澄以潤州降。江南主危迫。遣學士承旨徐鉉求緩師。鉉至。言於帝曰。李煜無罪。陛下兵出無名。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帝

曰。爾謂父子爲兩家可乎。鉉不能對而還。踰月。江南復遣鉉乞緩師。以全一邦之命。鉉見帝。論辯不已。帝按劍怒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邪。鉉惶恐辭歸江南。朱令贇自湖口入援。衆號十五萬。順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彬聞之。遣戰艦都部署王明密令人樹長木於洲渚間。若帆檣之狀。令贇望見。疑有伏。逗撓不敢進。明因移檄諸將。犄角襲之。令贇乘其大航。建大將旗鼓。至皖口。明合步軍將劉遇急攻之。令贇勢促。縱火拒戰。會北風甚。火反及之。衆大潰。遂擒令贇。金陵獨恃此援。由是孤城愈蹙。曹彬遣人謂江南主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耳。若能歸命。策之上也。某日。城必破。宜蚤爲之所。江南主不聽。一日。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某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彬卽稱愈。又明日。城陷。初。陳喬張洎約同死社稷。然洎實無死志。至是。喬徑入。白江南主曰。今日國亡。願加顯戮。以謝國人。江南主曰。此乃曆數。卿死無益也。喬曰。縱不殺臣。臣何面目以見士人乎。遂自經死。勤政殿學士鍾倩朝服坐於家。兵及門。亦舉族死之。江南主率臣僚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請煜入宮治裝。彬以數騎待宮門外。左右密謂彬曰。煜入或不測。奈何。彬笑曰。煜素悞無斷。旣已降。必不能自引決。煜治裝畢。遂與其宰相湯悅等四十五人赴汴京。彬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無敢輕肆。克城之日。兵不血刃。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八十。捷至。羣臣稱賀。帝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萬賑卹之。

九年春正月乙亥。曹彬俘江南主李煜還汴。帝御明德門。以煜常奉正朔。命勿宣露布。止令煜君臣白衣。

紗帽。至樓下待罪。詔並釋之。賜冠帶器幣鞍馬有差。授煜檢校太傅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子姓從官皆錄用之。因赦天下。帝責張洎曰。汝勸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洎所草召上江援兵蠟丸書示之。洎謝曰。書實臣所爲。然犬吠非其主。此其一耳。他尙多。今得死。臣之分也。帝奇之。以爲太子中允。二月庚戌。以曹彬爲樞密使。初。彬之伐江南也。帝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潘美預以爲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耳。及還。帝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恩未下。姑少待之。美視彬微笑。帝詰之。美以實對。帝亦大笑。乃賜彬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無過多得錢耳。未幾。乃拜樞密使。江南州郡皆降。獨江州指揮使胡則殺刺史謝彥實。集衆固守。曹翰圍之。四月餘。則力屈被執。翰殺之。因縱兵悉取資財而屠其民。太平興國三年。秋七月壬辰。隴西公李煜卒。

張溥曰。江南李景。困於四戰。稟周正朔。宋初入貢。號爲順臣。子煜繼立。貶損制名。小心益謹。明天子在上。可以憐而赦矣。亟鼓朝氣。務盪平者。時當一統。地處必爭也。李景之世。杜著薛良奔宋。獻平江南策。藝祖戮辱境上。王者無私。二心之臣。其知懼乎。迺樊若水懷憤不第。詣汴上書。圖造浮梁。帝復延之廟堂。遇以國士。謀吳之心。又何嘗一日忘也。煜喜讀書。屬文。工書畫。知音律。兼信浮屠法。度其才能。亦梁簡文陳後主類爾。林仁肇忠謀被間。皇甫繼勳驕貴握兵。用舍乖方。噬臍何悔。李牧誅而趙亡。范增死而楚滅。強大且然。況閹弱哉。五代風靡。置君如弈。太祖平荆楚。取巴蜀。俘劉鋹。太宗削吳越。伐太原。其臣死事者寥寥也。南唐之亡。李雄父子戰死。鍾倩舉族畢命。陳喬善柔亦憤而自經。疾風勁草。吳猶有人乎。

卷七

太祖建隆以來諸政

太祖建隆元年春正月乙卯遣使分鎮諸州。是月視學。詔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賢像。自爲贊。書於孔顏座端。令文臣分撰餘贊。屢臨視焉。嘗謂侍臣曰。朕欲盡令武臣讀書。知爲治之道。於是臣庶始貴文學。帝嘗講求輔弼。謂左右曰。朕聞范質居第之外不殖貨產。真宰相也。是日以質及王溥魏仁浦同輔政。舊制宰臣上殿命坐。面議大政。其進擬差除。但入疏狀。畫可降出。奉行而已。質等自以周朝舊臣。稍存形跡。且憚帝英睿。乃請用劄子。面取旨退。各疏其事。同列書字以誌。從之。坐論之禮遂廢。庚寅。賜貢士楊礪等十九人及第。出身有差。自是歲貢舉。

二年春正月。度民田。周世宗末年。嘗命官詣諸州。度民田。而使者多不稱。至是。帝謂侍臣曰。度田蓋欲勤恤小民。而民敝愈甚。今當精擇其人。遂分遣常參官。詣諸州。尋詔州縣課民種植。長吏以春秋巡視。著爲令。又置義倉。官所收貳稅。每一石別輸一斗貯之。以備凶歉。夏四月。詔郡國置前代帝王賢臣陵冢。戶三年二月甲午。詔自今百官每五日內殿起居。以次轉對。指陳時政得失。事關急切者。許不時上章。無以觸諱爲懼。己亥。詔曰。王者禁人爲非。乃設法令。臨下以簡。必務哀矜。世屬亂離。則糾之以猛。人知恥格。則濟之以寬。竊盜之生。本非巨蠹。近朝立制。重於律文。甚非愛人之旨。自今竊盜賊滿。五貫足陌者。死。乾德元年秋七月。帝幸武成王廟。歷觀兩廡。指白起像曰。起殺已降。不武之甚。豈宜受享。命去之。

二年春正月行四時參選法。詔陶穀等四十七人各於見任幕職京官中舉堪爲郡守副佐者一人。除官之日仍書舉主姓名。如繆舉致職事乖方者並連坐。夏四月丁未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取博州判官頴贊。宋初取士有三科。一曰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一曰經術優深可爲師法。一曰詳閑吏理達於教化。凡內外職官布衣草澤皆得充舉。並諸州解送吏部試論三道。廷試策一道。應制科者自贊始。

三年八月置封樁庫。帝平荆湖西蜀收其金帛別爲內庫儲之。號封樁。凡歲終用度之餘皆入之。以爲軍旅饑饉之備。嘗諭近臣曰石晉割幽燕以賂契丹使一方獨限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畜滿四五百萬遣使謀於彼儻肯以地歸於我則以此酬之不然我以二十四匹絹購一胡人首彼精兵不過十萬止費我二百萬匹絹則虜盡矣。

四年三月甲辰詔翰林學士常參官於幕職州縣及京官內各舉堪任常參官者一人不當者連坐。開寶元年三月初覆試貢士是科擢進士合格者十八人陶穀子邴名在第六。帝謂左右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第。命中書覆試。因下詔曰造士之選匪樹私恩世祿之家宜敦素業。如聞黨與頗容竊吹文衡公器豈宜私濫。自今舉人凡關食祿之家悉委中書覆試。

三年秋七月己巳詔曰吏員猥多難以求治俸祿鮮薄未可責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諸州縣宜以戶口爲率差減其員舊俸月增給五千。帝性孝友節儉質任自然不事矯飾受禪初頗好微行或諫其輕出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不能害也嘗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謂左右曰此如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見之矣一日罷朝坐使殿

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故。曰：爾謂天子容易爲邪。蚤作乘快誤決一事。故不樂耳。宮中葦簾緣用青布。常服之衣。澣濯至再。永康公主嘗衣貼繡鋪翠襦。帝曰：爾服此。衆必相倣禁之。主一日勸帝以黃金飾肩輿。帝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飾以金銀。力亦可辦。但念我爲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尤注意刑辟。嘗讀二典。嘆曰：堯舜之罪四凶。止從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邪。故定爲折杖法。以遞減流徒杖笞之刑。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貸死。惟賊吏棄市。則未嘗貸。

張溥曰：藝祖受禪之元年。卽遣賑諸州。分幸太學。君道立矣。至開寶九年崩。帝在位凡十七年。仁聲善政。史不勝書。惟信史珪石漢卿而殺張瓊。與鄭起楊徽之有私憾。而出爲縣令。高明柔克。未或盡善。帝亦旋悔之。無傷令德也。唐自安史之亂。政出方鎮。歷五代不解。專兵則好爭。專利則繁賦。專殺則苦刑。帝知其弊。痛改革之。先收兵權。然後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縣。以京朝官監臨財賦。又置運使。置通判。漸取其柄。天下勢一。號令迺行。防亂之嚴。未有密於此時者也。然歷觀行事。帝皆以仁者之意施之。非獨聖政。有聖心焉。散禁兵而功臣無雲夢之疑。更法制而郡縣無商君之惑。知帝之志在於安天下。不在於私天下也。周官雖善。必本諸關雝。麟趾。其是謂乎。初。政取士。務絕徼倖。陶穀之子。不假以官。張齊賢有宰相才。遺留晉王詩云：凡凡棫樸。薪之櫃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宜後世賢人君子於宋獨多也。

卷八

禮樂議

太祖建隆三年夏四月太常寺博士聶崇義上三禮圖先是周世宗時將禘於太廟言事者以宗廟無祫室不當行禘祫之禮崇義上言其略曰魏明帝以景初三帝正月上僊至五年二月祫祭明年又禘自茲後以五年爲禘且魏以武帝爲太祖至明帝始三帝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一也宋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十月三日大祠其太學博士議云按禘祫之禮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謂之大祭禘祭以夏祫祭以冬且梁武乃受命之君裁追尊四朝而行禘祫則知祭者是追養之道以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薦以首時祭以仲月間以禘祫序以昭穆乃禮之經也非關宗廟備與未備其證三也終從崇義之議世宗詔參定郊廟祭玉崇義因考正三禮至是表上之帝覽而嘉之詔曰禮器禮圖相承傳用寔歷年祀寧免差違聶崇義典事國庠服膺儒業討尋故實刊正疑訛奉職效官有足嘉者崇義宜量與酬獎所進三禮圖宜令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學三五人更同參議所冀精詳苟有異同善爲商確尹拙駁正三禮聶崇義復引經釋之下禮部尙書竇儀裁定儀上奏曰伏以聖人制禮垂之無窮儒者據經所傳或異年祀寔遠圖繪缺然踏駁彌深丹青靡據聶崇義研求師說耽味禮經較於舊圖良有新意尹拙爰承制旨能罄所聞尹拙駁議及聶崇義答義各四卷臣再加詳閱隨而裁置率用增損列於注釋共分爲十五卷以聞詔頒行之拙崇義復陳祭玉鼎釜異同之說詔下中事省集議吏部尙書張昭等奏議曰按聶崇義稱祭天蒼璧九寸圓好祭地黃琮八寸無好圭璋琥並長九寸自言周顯德三年與田敏等按周官玉人之職及阮譔鄭元舊圖載其制度臣等按周禮玉人之職只有璧琮九寸瑑琮八寸及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之文卽無蒼

璧黃琮之制。兼引注有爾雅肉倍好之說。此卽是注璧羨度之文。又非蒼璧之制。又詳鄭元自注周禮。不載尺寸。豈復別作畫圖。遠經立異。四部書目內有三禮圖十二卷。是隋開皇中敕禮官修撰。其圖第一第二題云梁氏第十後題云鄭氏。又稱不知梁氏鄭氏名位所出。今書府有三禮圖。亦題梁氏鄭氏。不言名位。厥後有梁正者。集前代圖記。更加詳議。題三禮圖曰。陳留阮士信受禮學於潁川蔡册君。取其說爲圖三卷。多不按禮文。而引漢事。與鄭君之文遠錯。正刪爲二卷。其阮士信卽謚也。如梁正之言。可知謚之紕繆。兼三卷禮圖刪爲二卷。應在今禮圖之內。亦無改祭玉之說。臣等參詳自周公制禮之後。叔孫通重定以來。禮有緯書。漢代諸儒。頗多著述。討尋祭玉。並無尺寸之說。魏晉之後。鄭元王肅之學。各有生徒。三禮六經。無不論說。檢其書。亦不言祭玉尺寸。臣等參驗畫圖本書。周公所說正經。不言尺寸。設使後人謬爲之說。安得便入周圖。如崇義等。以諸侯入朝獻天子夫人之琮璧。以爲祭玉。又配各羨度肉好之言。彊爲尺寸。古今大禮。順非改作。於理未通。又據尹拙所述禮神之六玉。稱取梁桂州刺史崔靈恩所撰三禮義宗內。昊天及五精帝圭璧琮璜。皆長尺二寸。以法十二時。祭地之琮長十寸。以倣地之數。又引白虎通云。方中圓外曰璧。圓中方外曰琮。崇義非之。以爲靈恩非周公之才。無周公之位。一朝撰述。便補六玉闕文。尤不合禮。臣等竊以劉向之論洪範。王通之作元經。非必擬聖人之姿。而居上公之位。有益於教。亦爲斐然。臣等以靈恩所撰之書。聿稽古訓。祭玉以十二爲數者。蓋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日有十二時。封山之玉牒十二寸。圓邱之籩豆十二列。天子以鎮圭外守。宗后以大琮內守。皆長尺有二寸。又裸圭尺二寸。王者以祀宗廟。若人君親行之郊祭。登壇酌獻。服大裘。搢大圭。行郊奠。而手秉尺二之圭。裸獻九寸之璧。

不及禮宗廟祿圭之數。父天母地，情亦奚安。則靈恩議論，理未爲失。所以自義宗之出，歷梁陳隋唐，垂四百年。言禮者引爲師法。今五禮精義開元禮郊祀錄，皆引義宗爲標準。近代晉漢兩朝，仍依舊制。周顯德中，田敏等妄作穿鑿，輒有更改。自唐貞觀之後，凡三次大修五禮，並因隋朝典故，或節奏繁簡之間，稍有釐革，亦無改祭玉之說。伏望依白虎通義宗唐禮之制，以爲定式。又尹拙依舊圖畫釜，聶崇義去釜畫鑊，臣等參詳舊圖，皆有釜無鑊。按易說卦云：坤爲釜。詩云：維錡及釜。又云：既之釜鬻。春秋傳云：錡釜之器。禮記云：燔黍捭豚。解云：古未有甑釜，所以燔捭而祭。卽釜之爲用，其來尙矣。故入於禮圖。今崇義以周官祭祀有省鼎鑊供鼎鑊，又以儀禮有羊鑊豕鑊之文，乃云畫釜不如畫鑊。今諸經皆載釜之用，誠不可去。又周儀禮皆有鑊之文，請兩圖之。又若觀諸家祭祀之畫，今代見行之禮，於大祀前一日，光祿卿省視鼎鑊，伏請圖鑊於鼎下，詔從之。

乾德元年二月，太常寶儼上言曰：三五之典，禮樂不相沿襲。洪惟聖宋，肇建皇極，一代之樂，宜乎立名。樂章固當易以新詞，式遵舊曲，從之。因詔儼專其事。儼乃改周樂文舞崇德之舞，爲文德之舞。武舞象成之舞，爲武功之舞。改樂章十二順爲十二安。蓋取治世之音安以樂之義。祭天爲高安，祭地爲靜安。宗廟爲理安。天地宗廟登歌爲嘉安。皇帝臨軒爲隆安。王公出入爲正安。皇帝食飲爲和安。皇帝受朝，皇后入宮，爲順安。皇太子軒縣出入爲良安。王冬朝會爲永安。郊廟俎豆入爲豐安。祭享酌獻，飲福受胙，爲禧安。祭文宣王、武成王，同用永安。籍田先農用靜安。五月，有司上言：僖祖文獻皇帝室奏大善之舞，順祖惠元皇帝室奏大寧之舞，翼祖簡恭皇帝室奏大順之舞，宣祖昭武皇帝室奏大慶之舞，從之。翰林學士承旨陶

殷等奉詔撰定祀感生帝之樂章曲名降神用大安。太尉行用保安。奠玉幣用慶安。司徒奉俎用咸安。酌獻用崇安。飲福用廣安。亞獻用文安。送神用普安。五代以來樂工未具。是歲秋行郊享之禮。詔選開封府樂工八百三十人。權隸太常。習鼓吹。四年春遣拾遺孫吉取成都孟晁僞宮縣。至京師。太常官屬閱視。考其樂器不協音律。命毀棄之。六月判太常寺和峴言。大樂署舊制宮縣三十六虡。設於庭。登歌兩架。設於殿上。望詔有司別造。仍令徐州求泗濱石以充磬材。許之。先是晉開運末禮樂之器淪陷。至是始令有司復二舞十二案之制。二舞卽及引舞一百五十人。按視教坊開封樂籍。選樂工子弟以備其列。冠服準舊制。鼓吹十二案。其制設氍毹牀十二。爲熊羆騰倚之狀。以承其下。每案設大鼓羽葆鼓金鐃各一。歌籥箛各二。凡九人。其冠服同引舞之制。十月峴又言。樂器中有叉手笛。樂工考驗皆與雅音相應。按唐呂才歌白雪之琴。馬滔進太一之樂。當時得與宮縣之籍。况此笛足以協十二旋相爲宮。亦可通八十四調。其制如雅笛而小。長九寸。與黃鍾管等。其竅有六。左四右二。樂人執持。兩手相交。有拱揖之狀。請名之曰拱宸管。望於十二案。十二編磬并登歌兩架。各設其一。編於令式。詔可。太祖每謂雅樂聲高。近於哀思。不合中和。又念王朴竇儀素名知樂。皆以淪沒。因詔和峴討論其理。峴言。以朴所定律呂之尺。較西京銅望臬古制石尺短四分。樂聲之高。良由於此。乃詔依古法制。創新尺。以定律呂。自此雅音和暢。事具律曆志。自國初以來。御正殿受朝賀。用宮縣次。御別殿羣臣上壽。舉教坊樂。是歲冬至。上御乾元殿受賀。羣臣詣大明殿。行上壽禮。始用雅樂登歌二舞。是月。和峴又上言。郊廟殿庭。通用文德武功之舞。然其綴兆。未稱武功文德之形容。又依古義。以揖讓得天下者。先奏文舞。以征伐得天下者。先奏武舞。陛下以揖讓受禪。宜先

奏文舞。按尙書舜受堯禪。玄德升聞。乃命以位。請改殿宇所用文舞。爲玄德升聞之舞。其舞人約唐太宗舞圖用一百二十八人。以倍八佾之數。分爲八行。行十六人。皆著履執拂。服袴褶冠進賢冠。引舞一人。各執五采纛。其舞狀文容變數。聊增更改。又陛下以神武平一字內。卽當次奏武舞。按尙書周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請改爲天下大定之舞。其舞人數行列。悉同文舞。其人皆被金甲持戟。引舞二人。各執五采旗。其舞六舞。一變象六師初舉。二變象上黨克平。三變象淮揚底定。四變象荆湖歸復。五變象邛蜀納款。六變象兵還振旅。乃別撰舞曲樂章。其鏡鐸雅相金錡鼗鼓。并引二舞等工人冠服。卽依樂令。而文德武功之舞。請於郊廟仍舊通用。又按唐貞觀十四年。景雲見。河水清。張文收採古朱鴈天馬之義。加景雲河清歌。名燕樂元會第二奏者是也。伏見今年荆南進甘露。京兆東州進嘉禾。黃州進紫芝。和州進綠毛龜。黃州進白兔。欲依月律。撰神龜甘露紫芝嘉禾玉兔五瑞各一曲。每朝會登歌。首奏之。有詔。二舞人數衣冠悉仍舊制。樂章如所請。六年。峴又言。漢朝獲天馬赤鴈神鼎白麟之瑞。並爲郊歌。國朝合州進瑞木成文。馴象由遠方自至。秦州獲白鳥。黃州獲白雀。並合播在箎絃。薦於郊廟。詔峴作瑞文。馴象玉鳥皓雀四瑞樂章。以備登歌。未幾。峴復言。按開元禮。郊祀車駕還宮。入嘉德門。奏采茨之樂。入太極門。奏太和之樂。今郊祀禮畢。登樓肆赦。然後還宮。宮縣但用隆安。不用采茨。其隆安樂章。本是御殿之辭。伏詳禮意。隆安之樂。自內而出。采茨之樂。自外而入。若不並用。有失舊典。今大樂署丞王光裕。誦得唐日采茨曲。望依月律。別撰其辭。每郊祀畢。車駕初入。奏之。御樓禮畢。還宮。卽奏隆安之樂。並從之。

張溥曰。禮樂之難興也。創業之主。猶嘽嘽焉。漢高祖禱枌榆。祀蚩尤。興師滅秦。不好儒學。祠官女巫。雜置

無統。叔孫通因時節文。野習繇叢。漢儀雖修。尊君抑臣。與古不當。樂章蔑聞。惟傳制氏。沛宮大風一歌。孝惠時立原廟。令歌兒曹習吹相和。房中之樂。亦皆楚聲。唐興武德。四親廟建。祖孝孫張文收考古音。作大唐雅樂。旋宮之義。久亡而復。宋藝祖受禪右文。命竇儀定三禮。和峴正雅樂。二代修明。視漢爲優。顧於周官制作之原。未有睹也。雖然。三代損益。殷因於夏。周因於殷。禮之尙因也久矣。漢因者秦。唐因者隋。宋因者五代。亡國禮樂存焉者寡。責豈獨在後王哉。周室文備。暴秦蕩滅。六代韶武五行壽人。皆非始皇所悅。焚詩書者李斯。廢古樂者趙高。胡亥之世。雅音盡矣。沛公譟罵。制襲秦舊。雖有前王遺則。委棄弗道也。元魏典禮。史稱可觀。隋并天下。文參南北。至牛宏何妥。新樂旣成。專用黃鍾一宮。不假餘律。恐學家訾議。悉毀前代金石樂。益破散煬帝繼之。倡優雜糅。身弑國覆。唐高鼎革。未遑改創。太常樂府所用多舊文爾。唐季五代。衰亂相仍。儀文不備。周世宗臨觀殿懸。歎樂凌遲。命竇儼王朴詳定律管。其聲頗高。藝祖因而立尺寸。審中和十二律管作焉。禮樂之盛而忽亡也。朝廷惡之。而草野不敢議。其亡而欲興也。草野議之。而朝廷不能斷。漢初之不議。猶秦唐宋初之不斷。猶隋周。是以越千有餘歲而莫定也。然盛德之主。言禮樂禮樂之作。本人倫。漢高祖侮慢太公。分羹擁篲。任呂后而殺功臣。寵戚姬而搖太子。幾危社稷。唐高祖悅晉陽宮人。太宗納巢刺王妃。卒胎武韋之禍。禮崩樂壞。孰大於此。安能與天地同和節哉。宋代嚴家法。尊理學。則庶幾近之矣。學者謂宋法周而失於弱。非虛也。

卷九

治河

太祖乾德二年遣使案行黃河治古隄議者以舊河不可卒復力役且大遂止詔民治遙隄以禦衝決之患

三年秋大霖雨河決陽武梁澶鄆亦決詔發州兵治之

四年八月滑州河決壞靈河縣大隄詔殿前都指揮使韓重贇等督士卒丁夫數萬人治之

五年春正月帝以河隄屢決分遣使行視發畿甸丁夫繕治自是歲以爲常皆以正月首事季春而畢是月詔開封大名府鄆澶滑孟濮齊淄滄埭賓德博懷衛鄭等州長吏并兼本州河隄使

開寶五年五月河大決濮陽又決陽武詔發諸州兵及丁夫凡五萬人遣潁州團練使曹翰護其役翰辭

太祖謂曰霖雨不止又聞河決朕信宿以來焚香上禱於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延於民也翰頓首對曰昔宋景公諸侯耳一發善言災星退舍今陛下憂及兆庶懇禱如是固當上感天心必不爲災六月

下詔曰近者澶濮等數州霖雨漸降洪河爲患朕以屢經決溢重困黎元每閱前書討究經瀆至若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堰塞故道小以妨大私而害公九

河之制遂隳歷代之患弗弭凡搢紳多士草澤之倫有素習河渠之書深知疏導之策若爲經久可免重勞並許詣闕上書附驛條奏朕當親見用其所長勉副詢求當示甄獎時東魯逸人田告者舉禹元經十

二篇帝聞之召至闕下詢以治水之道善其言將授以官以親老固辭歸養從之翰至河上親督工徒未幾決河皆塞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秋七月河決孟州之溫縣鄭州之滎澤澶州之頓邱皆發緣河諸州丁夫塞之三年春正月命使十七人分治黃河堤以備水患

八年五月河大決滑州韓村泛澶濮曹濟諸州民田壞居人廬舍東南流至彭城界入於淮詔發丁夫塞之堤久不成乃命使者按視遙堤舊址使回條奏以爲治遙堤不如分水勢自孟抵鄆雖有堤防唯滑與澶最爲隘狹於此二州之地可立分水之制宜於南北岸各開其一北入王莽河以通於海南入靈河以通於淮節減暴流一如汴口之法其分水河量其遠邇作爲斗門啓閉隨時務乎均濟通舟運漑農田此富庶之資也不報時多陰雨河久未塞帝憂之遣樞密直學士張齊賢乘傳詣白馬津用大牢加璧以祭十二月滑州言決河塞羣臣稱賀

九年春滑州復言房村河決帝曰近以河決韓村發民治堤不成安可重困吾民當以諸軍代之乃發卒五萬以侍衛步軍指揮使田重進領其役

淳化四年冬十月河決澶州陷北城壞廬舍七千餘區詔發卒代民治之是歲巡河供奉官梁睿上言滑州土脈疏岸善墮每歲河決南岸害民田請於迎陽鑿渠引水凡四十里至黎陽合大河以防暴漲帝許之

五年春正月滑州言新渠成帝又案圖命昭宣使羅州刺史杜彥均率兵夫計功十七萬鑿河開渠自韓村埽至州西鐵狗廟凡五十餘里復合於河以分水勢

真宗大中祥符五年著作佐郎李垂上導河形勝書三篇并圖其略曰臣請自汲郡東推禹故道挾御河

較其水勢。出大伾。上陽太行三山之間。復西河故瀆。北注大名。西館陶南。東北合赤河。而至於海。因於魏縣北析一渠。正北稍西。逕衡漳。直北下。出邢洛。如夏書。過洺水。稍東。注易水。合百濟會朝河。而至於海。大伾而下。黃御混流。薄山障堤。勢不能遠。如是。則載之高地而北行。百姓獲利。而契丹不能南侵矣。禹貢所謂峽右碣石入於海。孔安國曰。河逆上此州界。其始作自大伾。西八十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里。引河水。正北稍東十里。破伯禹堤。逕牧馬陂。從禹故道。又東三十里。轉大伾西。通利軍北。挾白溝。復四大河。北逕清豐大名。西歷洹水。魏縣東暨館陶南。入屯氏故瀆。合赤河而北。入於海。既而自大伾西。新發故瀆。西岸析一渠。正北稍西五里。廣深與汴等。合御河道。逼大伾北。卽堅壤析一渠。東西二十里。廣深與汴等。復東大河。兩渠分流。則三四分水。猶得注澶淵舊渠矣。大都河水從西大河故瀆東北。合赤河而達於海。然後於魏縣北發御河西岸。析一渠。正北稍西六十里。廣深與御河等。合衡漳水。又冀州北界深州西南三十里。決衡漳西岸。限水爲門。西北注滹沱。潦則塞之。使東漸渤海。旱則決之。使西灌屯田。此中國禦邊之慮也。兩漢而下。言水利者。屢欲求九河故道而疏之。今考圖志。九河並在中原而北。且河壞澶滑。未至平原而上。已決矣。則九河奚利哉。漢武捨大伾之故道。發頓邱之暴衝。則濫堯泛齊。流患中土。使河朔平田。膏腴千里。縱容邊寇。劫掠其間。今大河盡東。全燕陷北。而禦邊之計。莫大於河。不然。則趙魏百城。富庶萬億。所謂誨盜而招寇也。一日俟我饑饉。乘虛入寇。臨時用計者。實難。不如因人足財豐之時。成之爲易。詔樞密直學士任中正。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知制誥王曾。詳定。中正等上言。詳垂所述。頗爲周悉。所言起滑臺而下。派之爲六。則緣流就下。湍急難制。恐水勢聚而爲一。不能各依所導。設或必成六派。則是更增六

處河口。悠久難於隄防。亦慮入溲。沱漳河漸至。二水淤塞。益爲民患。又築隄七百里。役夫二十一萬七千。工至四十日。侵占民田。頗爲煩費。其議遂寢。

天禧三年六月。滑州河溢。城西北天臺山旁。俄復潰於城西南岸。摧七百步。漫溢州城。歷澶濮曹鄆。注梁山泊。又合清水古汴渠。東入於淮。州邑罹患者三十二。卽遣使賦諸州薪石。榷棧菱竹之數千六百萬。發兵夫九萬人治之。

四年三月。河塞。羣臣入賀。上親爲文。刻石紀功。是年。祠部員外郎李垂又言。疏河利害。命垂至大名府。滑衛德貝州通利軍。與長吏計度。垂上言。臣所至。並稱黃河水入王莽沙河。與西河故瀆。注金赤河。必慮水勢浩大。蕩浸民田。難於隄備。臣亦以爲河水所經。不無爲害。今者決河而南。爲害旣多。而又陽武埽東。石堰埽西。地形汙下。東河泄水。又艱。或者云。今決處漕底坑深。舊渠逆上。若塞之。旁必復壞。如是則議塞河者。誠以爲難。若決河而北。爲害雖少。一旦河水注御河。蕩易水。逕乾寧軍。入獨流口。遂及契丹之境。或者云。因此搖動邊鄙。如是則議疏河者。又益爲難。臣於兩難之間。輒畫一計。請自上流引北。載之高地。東至大伾。瀉復於澶淵舊道。使南不至滑州。北不出通利軍界。何以計之。臣請自衛州東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里。河北岸凸處。就岸實土。堅引之。正北稍東十三里。破伯禹古隄。注裴家潭。逕牧馬陂。又正東稍北四十里。鑿大伾西山。釀爲二渠。一遍大伾南足。決古隄。正東八里。復澶淵舊道。一遍通利軍城北曲河口。至大禹所導西河故瀆。正北稍東五里。開南北大隄。又東七里。入澶淵舊道。使南不至滑州。與南渠合。夫如是。則北載之高地。大伾二山。雕股之間。分酌其勢。浚瀉兩渠。匯注東北。不遠三十里。復合於澶淵舊道。而

滑州不治自涸矣。臣請以兵夫二萬。自來歲二月興作。除三代半功外。至十月而成。其均厚埤薄。俟次年可也。疏奏。朝議慮其煩擾。罷之。初。滑州以天臺決口。去水稍遠。聊興葺之。及西南隄成。乃於天臺口旁築月隄。六月望。河復決。天臺下走衛南。浮徐濟。害如三年而益甚。帝以新經賦率。慮殫困民力。卽詔京東西河北路經水災州軍。勿復科調丁夫。其守扞隄防役兵。仍令長吏存恤而番休之。

五年春正月。知滑州陳堯佐以西北水壞城。無外禦。築大隄。又疊埽於城北。護州中居民。復就鑿橫木。下垂木數條。置水旁。以護岸。謂之木龍。當時賴焉。復並舊河開枝流。以分導水勢。有詔嘉獎。說者以黃河隨時漲落。故舉物候爲水勢之名。立春之後。東風解凍。河邊人候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頗爲信驗。故謂之信水。二月三月。桃華始開。冰泮雨積。川流猥集。波瀾甚長。謂之桃華水。春末蕪菁華開。謂之菜華水。四月末。麥壘結秀。擢芒變色。謂之麥黃水。五月瓜實延蔓。謂之瓜蔓水。朔野之地。深山窮谷。固陰沍寒。冰堅晚泮。逮乎盛夏。消釋方盡。而決蕩山石。水帶礫腥。併流於河。故六月中旬後。謂之礫山水。七月菽豆方秀。謂之豆華水。八月菘薺華。謂之荻苗水。九月以重陽紀節。謂之登高水。十月水落安流。復其故道。謂之復槽水。十一月十二月。斷水雜流。乘寒復結。謂之蹙凌水。水信有常。率以爲準。非時暴漲。謂之客水。其水勢凡移。猗橫注岸。如刺毀。謂之劄岸。漲溢踰防。謂之抹岸。埽岸故朽。潛流漱其下。謂之塌岸。浪勢旋激。岸土上隕。謂之淪捲。水浸岸逆漲。謂之上展。順漲謂之下展。或水乍落。直流之中。忽屈曰橫射。謂之徑。水猛驟移。其將澄處。望之明白。謂之拽白。亦謂之明灘。湍怒略渟。勢稍汨起。行舟值之多溺。謂之薦浪。水退淤澱。夏則膠土肥腴。初秋則黃滅土。頗爲疏壤。深秋則白滅土。霜降後。皆沙也。舊制歲虞河決。有

司嘗以孟秋預調塞治之物。梢芟薪柴。槌概竹石。菱索竹索。凡千餘萬。謂之春料。詔下瀕河諸州所產之地。仍遣使會河渠官吏。乘農隙。率丁夫水工。收采備用。凡伐蘆荻。謂之芟。伐山木榆柳葉。謂之梢。辦竹糾。芟爲索。以竹爲巨索。長十尺。至百尺。有數等。先擇寬平之所爲埽場。埽之制。密布芟索。鋪梢梢芟相重。壓之以土。雜以碎石。以巨竹索橫貫其中。謂之心索。卷而束之。復以大芟索繫其兩端。別以竹索自內旁出。其高至數丈。其長倍之。凡用丁夫數百或千人。雜唱齊挽。積置於卑薄之處。謂之埽岸。既下。以概桌闔之。復以長木貫之。其竹索皆埋巨木於岸以維之。遇河之橫決。則復增之。以補其缺。凡埽下。非積數疊。亦不能遏其迅湍。又有馬頭鋸牙木岸者。以盛水勢。護隄焉。凡緣河諸州。孟州有河南北。凡二埽。開封府有陽武埽。滑州有韓房二村。憑管石堰州西魚池迎陽。凡七埽。舊有七里。曲埽後廢。通利軍有齊賈蘇村。凡二埽。澶州有濮陽大韓。大吳商胡王楚橫隴曹村。依仁大北岡孫陳固明公王八。凡十三埽。大名府有孫杜侯村二埽。濮州有任村。東西北凡四埽。鄆州有博陵張秋關山子路王陵竹口。凡六埽。齊州有采金山史家渦二埽。濱州有平河安定二埽。埽州有聶家梭堤鋸牙陽成四埽。所費皆有司歲計而無闕焉。

張溥曰。漢唐建都關中。漢漕仰山東。唐漕仰江淮。運道所經。止河渭一路。宋都汴梁。四衝八達之地。漕運分四路。曰汴河。曰黃河。曰惠民河。曰廣濟河。而汴爲最重。然則宋初治河。視二代尤急哉。神禹治河。自大伾而北。釀爲二大陸。而北播爲九主。於分勢順導。周定王時。河徙而南。漢則大決瓠子。武帝君臣負薪宣房。哀傷作歌。屢徙屢決。數世不定。東京訖唐。河水與穀。渭伊汝間。溢爲敗。無大橫決者。以河自漢末入千乘。而德棗之河。又播爲八水。有所洩而力分。偶合於禹功也。天子卽威武水官。卽四出。大略循禹故道。則

安逆禹故道則決。三代以來未嘗改也。漢武憂河移徙。親沈璧馬。用事諸臣爭言水利。瓠子旣歌。穿汾陰。通襄斜。鑿龍首。浚六輔。歲興大役。無功輒止。大不得已。惟有因其自然。勿加隄塞而已。宋初河決濮陽。武藝祖詔云。詳究經瀆。但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圩岸。至哉王言。贖讓三策。蔑加也。厥後河再北徙。禹跡可復。而大臣喜功。務強使東。泲水逆行。能無困乎。然唐都冀方。三面距河。轉漕利。兗青沿濟以達河。徐揚浮淮泗以入河。荆逾雒。豫浮雒以達河。雍梁咸會渭以亂河。以底河爲至。而總銓。秸服粟米。畢賦於帝畿。百官食采。兵寓封井。無庸事漕。漢高祖都關中。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河渭漕天下粟入京師。給中都官者。歲不過數十萬。唐都仍西漢。本沃野。饒多出粟。高祖太宗時。用物節而易贍。漕東南之粟。歲不過二十餘萬石。宋則仰食四方。寄命江淮。漕亟而河患殷矣。汴亡而河遂委之於金。然則欲治河者。盍慮先省漕乎。

卷十

金匱之盟

太祖建隆元年二月乙亥。尊母杜氏爲皇太后。太后定州安喜人。治家嚴而有法。生五子。曰匡濟。匡胤。光義。光美。匡贊。匡濟。匡贊早卒。陳橋之變。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爲皇太后。帝拜於殿上。太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爲天子。胡爲不樂。太后曰。吾聞爲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爲匹夫不可得。所以憂也。帝再拜曰。謹受教。

二年六月甲午。皇太后杜氏崩。太后疾。帝侍藥餌。不離左右。疾革。召趙普入。受遺命。且問帝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帝曰。皆祖考太后之餘慶也。后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爾若周有長君。汝安得至此。汝百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夫四海至廣。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帝泣曰。敢不如教。后顧謂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普卽榻前爲誓書於紙尾。署曰。臣普記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遂崩。諡曰昭憲。秋七月。以弟光義爲開封尹。光美爲開元尹。

乾德二年六月。以皇子德昭爲貴州防禦使。故事。皇子出閣卽封王。帝以德昭未冠。特殺其禮。三年六月。加弟光義中書令。光美同平章事。子德昭貴州團練使。

開寶六年八月。趙普罷相。出爲河陽三城節度使。普至河陽。上表自訴曰。外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閒然。矧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與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帝手封其表。藏之金匱。九月。封弟光義爲晉王。班宰相上。又以弟光美兼侍中。子德昭同平章事。

九年三月。以子德芳爲貴州團練使。九月。帝幸晉王光義第。帝友愛光義。數幸其第。恩禮甚厚。光義嘗有疾。親爲灼艾。光義覺痛。帝亦取艾自灸。每對近臣言。光義龍行虎步。他日必爲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冬十月。帝有疾。壬午夜大雪。帝召晉王光義。屬以後事。左右皆不得聞。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遜避之狀。旣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謂晉王曰。好爲之。俄而帝崩。時漏下四鼓矣。宋皇后見晉王愕然。遽呼曰。吾母子之命。皆託於官家。晉王泣曰。共保富貴。無憂也。甲寅。晉王光義卽皇帝位。改名昞。號宋后爲開寶皇后。遷之西宮。以弟廷美爲開封尹。封齊王。兄子德昭爲永興軍節度使。兼侍中。封武功。

郡王德芳爲山西南道節度使同平章事興元尹廷美卽光美也尋詔太祖廷美子女並稱皇子皇女以示一體。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二月帝自將伐漢欲以齊王廷美掌留務開封判官呂端言於廷美曰上櫛風沐雨以申弔伐王地處親賢當表率扈從若掌留務非所宜也廷美遂請行帝許之八月皇子武功王德昭自殺初德昭從帝征幽州軍中嘗夜驚不知帝所在有謀立德昭者帝聞不悅及以征北未利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爲言帝大怒曰待汝自爲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帝聞之驚悔往抱其尸大哭曰癡兒何至此邪贈中書令追封魏王諡曰懿冬十月論平漢功進封齊王廷美爲秦王。

六年三月皇子興元尹德芳卒贈中書令岐王諡曰康惠時盧多遜專政趙普奉朝請累年多遜益毀之謂普初無立上意普鬱鬱不得志會晉邸舊僚柴禹錫趙鎔楊守一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帝疑以問普普因言願備樞軸以察奸變且自陳曰臣忝舊臣爲權倖所沮遂備道預聞昭憲太后顧命及前朝上表自訴等事帝發金匱得誓書及覽普前表因詔見謂曰人誰無過朕不待五十已知四十九年非矣九月拜普司徒兼侍中封梁國公。

七年三月或又告廷美欲因帝幸西池爲亂遂罷廷美開封尹爲西京留守賜襲衣犀帶錢千萬緡絹綵各萬匹銀萬兩西京甲第一區詔樞密使曹彬錢廷美於瓊林苑以太常博士王通判河南府事開封府判官閣舉判留守事進柴禹錫樞密副使楊守一樞密都承旨趙鎔東上閣門使賞其告廷美陰謀功也貶左衛將軍樞密承旨陳從龍爲左衛將軍皇城使劉知信爲右衛將軍弓箭庫使惠延真爲商州長史。

禁軍列校皇甫繼明爲汝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定人王榮爲濮州教練使。皆坐交通廷美。及受其燕犒也。或告王榮嘗與廷美親吏狂言。我不久當得節帥。坐削籍。流海島。初。昭憲太后遺命太祖傳位於帝。帝傳之廷美。以及德昭。故帝卽位之初。命廷美尹開封。而德昭、德恭等皆稱皇子。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歿。廷美始不自安。柴禹錫因上變以搖之。他日。帝以傳國意訪之趙普。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廷美遂得罪。趙普復相。盧多遜心不自安。普屢諷令引退。而多遜貪固權位。不能決。會普廉得多遜嘗遣堂吏趙白交通秦王事。帝大怒。責授守兵部尚書。越二日。下御史獄。捕繫中書守堂官趙白。秦府孔目官閻密。小吏王繼勳等。命翰林承旨李昉學士扈蒙衛尉卿崔仁冀御史滕中正等雜治之。多遜具伏。言累遣趙白以中書機事密告廷美。且曰。願宮車晏駕。盡力事大王。廷美亦遣小吏樊德明報多遜云。承旨言正會我意。因遺之弓矢。多遜受之。閻密恣橫不法。言多指斥。王繼勳嘗爲求訪聲妓。怙勢贓污。皆伏罪。獄上。帝詔文武官集議朝堂。太子太師王溥等七十四人奏多遜及廷美顧望詛呪。大逆不道。宜行誅戮。以正刑章。趙白等處斬。詔削奪多遜官。流崖州。并徙其家屬。其親於遠裔。趙白、樊德明、閻密、王繼勳等悉斬於都門外。籍其家財。廷美勒歸私第。其男女等復正名稱。德恭等仍爲皇姪。皇姪女適韓崇業。去公主駙馬之號。並發遣西京。就廷美居。止。貶閻矩爲涪州司戶參軍。孫嶼爲融州司戶參軍。皆廷美官屬。坐輔導無狀也。趙普又以廷美居西京非便。諷知開封府李符上言。廷美不悔過。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詔降封廷美爲涪陵縣公。房州安置。妻楚國夫人張氏削國封。以閻彥進知房州。袁廓通判州事。以伺察之。普又恐符言洩。乃坐符他事。流之春州。歲餘卒。

八年冬十月趙普罷廷美至房州憂悸成疾雍熙元年春正月卒於房州年三十八帝聞之嗚咽流涕謂宰相宋琪李昉等曰廷美自少剛愎長益兇惡朕以同氣至親不忍寘之於法俾居房陵冀其思過方欲推恩復舊遽茲殞逝痛傷奈何因悲泣感動左右詔追封爲涪王諡曰悼爲發哀成服以其子德恭德隆爲刺史廷美之得罪趙普爲之也眞宗卽位追復爲秦王妻張氏爲楚國夫人仁宗贈太師尙書令徽宗改封魏王初普以佐命功代范質等爲相帝傾心任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普嘗薦某人爲某官帝不許明日復奏不許明日又奏帝大怒裂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牘復奏如初帝悟卒用其人又有羣臣當遷官帝素惡其人不許普堅以爲請帝怒曰朕固不與卿若之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帝怒甚起普亦隨之帝入宮普立宮門久之不去竟得允其剛果類此然多忌刻屢以微時所不足者爲言帝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普獨相且十年頗專嘗以私怨誣馮瓚李美李楫以賊論死廷臣多忌之帝嘗幸其第會吳越遣使致書於普及海物十瓶置簾下未及發而帝至倉卒不及屏帝顧問何物普以實對帝曰海物必佳卽命啓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帝曰第受之彼謂國家事皆由爾書生耳時官禁私販秦隴大木多冒稱普市貨都下三司使趙玘以聞帝大怒卽欲逐普王溥力爲救解得止而盧多遜與普不協數因入對短普帝滋不悅先是開寶初判大理寺雷德驤以寺官屬附會普增損刑名憤惋見帝面白其事辭氣俱厲帝怒曳出之貶商州司戶參軍久之知商州奚嶼希普意奏德驤怨望坐削籍流靈武德驤子有鄰擊登聞鼓陳冤併訴中書吏他不法事帝爲下御史獄鞠實帝愈疑普遂詔參知政事呂餘慶薛居正與普更知印

押班以分其權。普竟罷。終帝世不復召。久鬱鬱不得志。太宗太平興國五年。遂因上變事。得召爲司徒侍中。而秦王廷美之獄。竟成於普。八年。罷爲武勝軍節度使。帝作詩餞之。賜宴長春殿。普奉詩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石。與臣朽骨同葬。泉下帝爲之動容。明日。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朕昔與遊。今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機務。因詩以道意。普感激泣下。朕亦爲墮淚。宋琪對曰。昨普至中書。執御詩涕泣。謂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答。庶希來世得效犬馬力。今復聞宣諭。君臣終始。可謂兩全。

張溥曰。燭斧之疑。事所必無。然君子姑存者。惡太宗之忍也。昭憲升遐。金匱定誓。太祖手挈天下。以與弟。皇天后土。實式臨之。會幾何時。德昭廷美。死俱非所。慈母拳拳。先慟地下。鄭莊怨姜氏。未聞此酷也。又有於兄弟哉。開寶中。趙普罷出河陽。私表自訟。名爲拱護。皇弟而志存推刃。太祖不察。寶同金縢。仁人之心。寧過於厚。盧多遜專政。與普積釁。普心傾之。發端秦王。告變之徒。如柴禹錫者。蝟毛而起。淮南霧露。一朝溢殞。天子猶恨不已。普益得售其奸。誅流滿朝。痛填骨肉。萬世首惡。非二人誰歸乎。太祖寵隆周室。竊器孤雛。有子不享。或云天道。然太宗虎視大物。不隲之名。推兄居之。除取納懷。直忘久假。哲人世濟。南渡始絕。獲天過厚。當塗典午。死不服也。

卷十一

吳越歸地陳洪進附

太祖建隆元年三月。吳越王錢俶遣使來賀卽位。自是歲朝貢。

開寶七年冬十月伐江南。詔加吳越王俶爲昇州東南行營招撫制置使。先是，俶遣判官黃夷簡入貢。帝謂之曰：汝歸語元帥江南僭彊不朝，我將討之。元帥當助我，無惑人言云。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尋密告以師期，遂有是命。

八年夏四月，吳越王俶既受命，以沈承禮權知國務，而自率兵五萬攻常州。丞相沈虎子諫曰：江南國之藩蔽，今大王自撤其藩蔽，將何以衛社稷乎？不聽。進攻其關城，又敗其軍於北界。遣兵攻江陰，宜興皆下之。遂拔常州。江南主貽俶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酬勳，王亦大梁一布衣耳。俶不答，以書上。帝優詔褒之。

九年二月，吳越王俶來朝。先是，帝謂吳越使者曰：元帥克毘陵，有大功，竢平江南，可暫來與朕一相見，以慰延想。卽當復還。朕三執圭幣，以見上帝，豈食言乎？至是，俶與妻孫氏子惟濬入朝。帝賜禮賢宅以居。親幸宴之，賞賚甚厚。賜俶劍履上殿，書詔不名。命與晉王敍昆弟之禮。俶固辭，乃止。留兩月，遣還。賜以一黃袱，封識甚固。戒俶曰：途中宜密觀，及啓之，則皆羣臣乞留俶章疏也。俶甚感懼。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三月己酉，吳越國王俶來朝。會陳洪進納土而懼，上表乞罷所封吳越國王，及解天下兵馬。大元帥并督詔不名之命歸其兵甲，求還。帝不許。其臣崔仁冀曰：朝廷意可知矣。大王不速納土，禍且至。俶左右爭言不可。仁冀厲聲曰：今已在人掌握，且去國千里，惟有羽翼，乃能飛去耳。俶遂決策。上表獻其境內十三州一軍八十六縣。俶朝退，將吏始知之，皆慟哭曰：吾王不歸矣。丁亥，詔封俶爲淮海國王。授俶弟儀信並觀察使。俶子惟濬，惟治並節度使。惟演，惟灑及族屬僚佐授官有差。又授其將校孫承

祐沈承禮崔仁冀並爲節度使。賜賚待遇冠絕當時。尋令兩浙發俶總麻以上親及管內吏官悉至汴京。凡千四十四艘。以范旻權知兩浙諸州軍事。旻上言。俶在國日。徭賦繁苛。乞盡蠲其弊。從之。

八年十二月。俶改封漢南國王。罷天下兵馬大元帥。端拱元年八月戊寅。俶生辰。帝賜燕。是夕暴卒。

陳洪進者。故清源節度使留從效牙將也。建隆三年三月。從效卒。子紹鑑典留務。會吳越聘使至。紹鑑夜召與燕。洪進誣紹鑑謀附吳越。執送於唐建康。推副使張漢思爲留後。而自爲副使。已而漢思患洪進專。因設燕伏甲將殺之。酒數行。地忽大震。同謀者懼。因以告洪進。洪進亟走出。甲士皆散。自是更相爲備。一日。洪進袖大鎖。安步入府中。叱退直兵。漢思方坐內齋。洪進卽闔其戶而鎖之。使人叩門而言曰。郡中軍吏請副使知留務。衆情不可違。幸授之印。漢思惶懼。不知所爲。卽自門間出印與之。洪進遽召將吏曰。留後授吾印以莅事。衆皆賀。卽日遷漢思別舍。以兵守之。遣使請命於唐。又遣牙將魏仁濟間道奉表來告。且請制命。

乾德二年二月。改清源爲平海軍。仍授洪進節度。洪進歲貢多厚。斂於民。二州甚苦之。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夏四月。洪進來朝。因獻漳泉二州縣十四。詔授洪進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留之汴京。諸子皆授要郡。遣之官。洪進後從平太原。封岐公。雍熙三年卒。

張溥曰。河西竇融。吳越錢俶。異世並美。非以其知幾善順哉。俶初受宋命。同伐江南。沈虎子抗辭阻聽。比之草表伏闕。鸞刀茅旌。差稱慷慨。然天下既定。一隅何爲忘虞寄之忠。而效王元之妄。多見其不知量也。

漳泉陳洪進初助留從效殺黃紹頗繼同張漢思劫從效未幾又取漢思而代之鷹鷂翻覆非宋莫歸俶傾國入朝西楚長淮畫地居守可以世世而暴亡於太宗之賜宴流星雖墜疑非考終洪進黠武一門萬石年登上壽公侯歸命各有幸不幸乎

卷十二

平北漢

太祖建隆元年夏四月北漢主劉鈞自將兵至潞州赴李筠筠兵敗北漢主懼引師歸八月昭義節度使李繼勳焚北漢平遙縣俘獲甚衆晉州鈐轄荆罕儒復率衆攻汾州爲北漢大將郝貴超所襲戰死罕儒驍將帝痛惜之斬其部將不用命者二十餘人三年二月北漢侵潞晉守將擊走之

乾德元年秋七月漢宿衛殿直王隱劉昭趙巒等謀逆伏誅辭連其樞密使段常北漢主出常爲汾州刺史尋縊殺之初北漢主寵姬郭氏醫僧之女也僧與嫠婦通而生姬有殊色北漢主嬖之將立爲妃常以所出非偶恐貽笑鄰國北漢主乃止姬之昆弟姻戚又多抑而不用故咸怨常因譖殺之死非其罪國人憐之八月王全斌攻取北漢樂平詔以爲平晉軍契丹救之不及九月北漢以契丹攻平晉軍雒州防禦使充西山巡檢郭進救卻之進御下嚴毅帝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自西山詣汴誣訟不法事帝詰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侵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

膽氣。今賁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卽薦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戰。大致克捷。進卽以聞。乞還其職。帝從之。北漢主自潞州之敗。日懼宋師至。以趙文度爲相。又召抱腹山人郭無爲及五臺山僧繼顥。參預國事。未幾。文度無爲議論不協。北漢主出文度守汾州。而無爲獨相。機事悉以委之。契丹主以書貽北漢主曰。爾不稟我命。擅改年號。助李筠殺段常。其罪有三。北漢主引父爲子。隱謝之初。北漢與契丹歲使不絕。自是契丹使不來。而北漢使往則見留。羣臣悉以使北爲懼。北漢主乃命從子侍衛親軍使繼文請命。亦被拘。繼文崇之嫡孫魁梧有氣局。沈毅寡言。契丹主亦厚禮之。

二年二月。昭義節度使李繼勳侵北漢遼州。克之初。繼勳屢敗北漢兵。至是。帝遣曹彬會繼勳合兵入北漢境。攻其邊邑及遼石州。繼勳大敗。北漢兵於遼城下。北漢遼城刺史杜延韜危蹙。籍部下兵三千人。降於繼勳。契丹以六萬騎來援。又擊走之。三月。北漢耀州團練使周審王等來降。

四年。北漢復取遼州。

五年。北漢將閻章樊暉各以砦來降。

開寶元年秋七月。北漢主鈞殂。養子繼恩立。初。世祖女適薛釗。生繼恩。再適何氏。生繼元。二子初幼。孤。世祖以鈞無子。命養爲子。鈞嘗謂郭無爲曰。繼恩巽軟。非濟世材。恐不能了我家事。將奈何。無爲不對。至是。病篤。召無爲付以後事。繼恩旣嗣位。怨無爲初不助己。且患其專政。加守司空。外示優禮。內實疎之。八月。戊辰。遣李繼勳將兵伐北漢。初。帝嘗因諜者謂漢主曰。君家與周世讎。宜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爲困此一方人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漢主遣諜者報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然我

冢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帝哀其言。謂謀者曰。爲我語鈞。開爾一生路。故終鈞世不加兵。至是聞其卒。遣李繼勳等以禁軍伐之。北漢主初立。宋兵已入其境。乃遣劉繼業馬峯等領軍掘圍北谷峯。至銅鍋河。李繼勳前鋒將何繼均擊破之。斬首三十餘級。遂奪汾河橋。薄太原城下。焚延夏門。九月。北漢主欲逐郭無爲。畏懦不能決。月餘。供奉官侯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閣。反扃其門。時繼恩獨處喪次。見之驚起。繞屏還走。霸榮以刃搃其背。殺之。無爲使人梯屋入。殺霸榮。繼恩立纔六十餘日。并人疑無爲授意於霸榮。亟殺之以滅口。無爲與羣臣議立繼恩之弟繼元。參議中書事張昭敏獨曰。少主非劉氏。故嗣位不終。今宜立宗姓。以慰民望。世宗嫡孫繼文。久留契丹。歷險阻。宜迎立之。可以固宗社。結虜援。無爲不從。以繼元易制。遂立之。十一月。北漢主遣使告卽位於契丹。且乞師。契丹主遣撻烈將諸道兵救之。帝亦遣使齎詔諭北漢主令降。約以平盧節度使授之。又別賜郭無爲詔。許以邢州節度使。無爲得詔。色動。勸北漢主納款。北漢主不從。初。帝使謀者惠璘僞稱殿前指揮使。負罪奔北漢。無爲知其謀。使爲供奉官。及宋兵入境。璘卽奔赴至嵐谷。候吏獲送太原。北漢主使無爲鞠之。無爲釋不問。有李超者。知璘奸狀。上告。無爲怒。并超斬之。以絕口。李繼勳等聞契丹兵來。皆引歸。北漢因大掠晉絳二州。北漢主繼元妻段氏嘗以小過爲孝和后郭氏所責。旣而病卒。繼元疑后殺之。后方縗服。哭孝和帝於柩前。繼元遣其嬖臣范超執而縊殺之。宮中嬪御遭罹逼辱。無復嫌間。世祖十子。鎬鏡錫最有賢行。繼元聽羣小之譖。幽囚之。未踰年皆死。

二年三月。帝以李繼勳等師還無功。謀再舉。以問魏仁溥曰。朕欲親征太原。何如。仁溥曰。欲速則不達。惟

陛下重之。帝不聽。命繼勳等將兵先赴太原。以光義爲東京留守。自將發汴。三月。至太原。築長連城圍之。立砦於城四面。繼勳軍於南。趙贊軍於西。曹彬軍於北。党進軍於東。北漢劉繼業等乘晦突門。犯東西砦。戰敗而遁。帝又命壅汾管二水以灌城。漢人大恐。郭無爲復勸北漢主出降。漢主不從。一日。因宴羣臣。無爲痛哭於庭曰。奈何以空城抗宋百萬之師乎。引佩刀欲自刺。冀動衆心。漢主遽降階。執其手。引升坐而止。夏四月。契丹復救北漢。帝度其心。由鎮定救太原。使韓重贇倍道兼行赴之。又聞其分道。一自石嶺關入。召何繼筠逆擊。授以方略。繼筠遇契丹兵於陽曲。大敗之。斬首千餘級。重贇亦先陣於嘉山。契丹兵自定州西入。見旗幟。大駭。欲遁。重贇急擊。大破之。擒其首領三十餘人。帝命以所獲契丹俘示於城下。城中喪氣。憲州判官史昭文。嵐州刺史趙文度。各以城降。閏五月。壬子。帝班師。時契丹主遣韓知璠册立北漢主。知璠習知戎備。在圍城中。晝夜督察。盡心固守。帝命水軍載弩環攻。驍將石漢卿等多戰死。北漢兵亦屢敗。夜半。忽傳呼漢主出降。帝將開壁門。將作使趙遂曰。受降如受敵。詎可中夜輕出。已而果諜者契丹復遣南大王者將兵救北漢。東西班都指揮使李懷忠曰。敵勢已困。若選勁兵急攻。破在旦夕。都虞候趙廷翰請先登。帝壯之。俾率衆攻城。戰不利。懷忠中流矢。幾死。時帝師頓於甘草池。會暑雨。軍士多疾。太常博士李光贊上書請班師。帝以問趙普。普亦以爲然。乃分兵屯鎮潞。徙北漢民萬餘戶於山東河南。而還。北漢主籍宋所乘軍儲。得粟三萬。茶絹各數萬。喪敗之餘。賴此少濟。太原之圍。南城爲汾水所陷。郭無爲謀出降。因請自將夜擊宋。北漢主信之。選精甲千人付無爲。自登七夏門。送之。無爲行至北橋。值風晦冥而止。至是。閩人衛德貴告其事。且言無爲獻地之謀。蹤跡屢露。反狀明白。不可赦。北漢主乃殺之。

以徇。

三年春正月，契丹韓知璠自太原歸，言晉陽多梗，而劉繼元無輔。政事令趙高勳亦言：我與晉陽父子之國，先君以一怒而盡拘其使，甚無謂也。契丹主乃盡索北漢使者，凡十六人，厚禮而遣之，仍命劉繼文爲平章事，李弼爲樞密使，俾輔繼元。繼文等久留契丹，復受其命歸。秉國政，左右皆譖毀之。北漢主乃出繼文爲代州刺史，李弼爲憲州刺史。是年，北漢主以僧繼顥爲太師，兼中書令。繼顥本劉氏孽子，以宗姓授鴻臚卿，嘗遊華嚴，見地有寶氣，乃於團柏谷置銀場，募民鑿山，官收十之四。繼顥自督，所獲卽倍於民時。北漢主多內寵，繼顥獻首飾數百副，北漢主大喜，遂有是命。

六年十二月，北漢主殺其弟劉繼欽。初，北漢主爲大內都檢點，父鈞以其幼弱，命劉繼欽副之，委以禁衛。北漢主立，親舊多所誅放，繼欽遂謝病請罷。北漢主曰：繼欽但事先帝，豈肯爲我盡力邪？乃黜居交城，尋遣人殺之。北漢主性殘忍，凡臣下有忤意，必族其家。自帝親征，及遣將攻伐，因之殺傷不可勝計。大將張崇訓、鄭進、衛儔故相張昭敏、樞密使高仲曦等先後俱以讒見殺。

九年八月，帝令党進、潘美、楊光美、牛思進、米文義率兵分五道以攻太原。又遣郭進等分攻忻代汾沁遼石等州。諸將所向克捷，進敗北漢兵於太原城。北漢主急求救於契丹，契丹主遣其相邪律沙救之。師還，先是帝嘗微行過趙普，與普謀下漢。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旣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帝以爲然。故雖連年攻伐，至城下輒退師。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春正月庚寅，帝議伐漢。薛居正等多以爲不可，惟曹彬力贊之。帝意遂決，乃以潘美

爲北路都招討使。帥崔彥進、李漢瓊、劉遇、曹翰、米信、田重進軍，分四面攻太原城。又以郭進爲太原石嶺關都部署，以斷燕薊援師。二月甲子，帝自將伐漢。三月己未，漢求救於契丹。契丹遣耶律沙爲都統，敵烈爲監軍，帥師赴之。至白馬嶺，與都部署郭進遇。沙欲阻澗以待後軍，敵烈不從。渡澗迎戰，未成列。進薄之，契丹大敗。敵烈等皆死。會耶律斜軫兵至，進引師退。沙得免。田欽祚護石嶺屯軍，恣爲姦利，進不能禁。屢形於言，欽祚憾之。進武人，剛烈，戰功高，欽祚數加陵侮，進不能堪。遂縊而死。欽祚以卒中風眩聞，帝悼惜良久，贈安國節度使。左右皆知而無敢言者，尋詔以牛思進代之。夏四月，帝發鎮州，行營都監折御卿分兵攻岢嵐軍，下之。遂取嵐州。漢人於隆州依險築城，以拒帝。遣軍使解暉、折彥贊等先發兵圍之。繼遣尹勳往，城遂陷。庚午，帝次太原。時潘美等屢敗漢兵，進築長連城，圍太原。矢石交下如雨。漢外援不至，餉道又絕。城中大懼。帝至，督戰益急。城無完堞，帝慮城陷，殺傷者衆，詔諭繼元降。使者至城，守陴者不納。帝親督諸將士，進薄城下，列陣於前，蹲甲交射，矢集城上如蝟毛。五月，漢指揮使郭萬超踰城出降。繼元親信之臣多亡。城中危急，帝復詔諭繼元速降。當保終始富貴，詔雖入城，而諸將銳攻不可遏。帝猶慮城陷，害良民，麾兵少卻。五月甲申，繼元乃夜遣客省使李勳奉表乞降，詔許之。因至城北，張樂宴從臣於城臺。明日，繼元率官屬縞衣紗帽，待罪臺下。帝釋之，賜襲衣玉帶，召使升臺。繼元叩首謝罪。五月甲申，詔授特進檢校太師、右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賜賚甚厚。命劉保助知太原府。凡得州十軍一縣四十一。帝作平晉詩，命從臣和。又授漢相李揮以下官有差，詔毀太原舊城，改爲平晉縣。以榆次縣爲并州。遣使分部徙太原民居之。縱火焚太原廬舍，老幼趨城門不及，焚死者甚衆。陳邦瞻曰：宋之受制夷狄，由失

燕薊其不能取燕薊失在先下太原昔王朴與周世宗謀取天下欲先定南方次及燕最後乃及太原蓋燕定則太原直置中免耳將安往哉太祖趙普雪夜之言亦朴遺意也太宗一日忘其本謀急於伐漢盡銳堅城之下僅能克之師已老矣復議攻燕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縉一敗而沒世不振再舉再失利皆由太宗不知天下之大勢倒行求前以致顛蹶也

張溥曰劉崇以漢祖知遠之弟偏棲太原與周世讎子鈞繼體倔強不下藝祖龍興哀辭求存赦而弗討雖王者恤小量務兼容抑地勢非中國所急也鈞殂無子劉氏嫡孫有繼文在迎自契丹使正君統繫人心結虜援莫善於此舍此不立反王薛釗兒忽忽遇弑失策甚矣張昭敏正論復格不行繼元何氏子儼然弟及攘位無恙即使賢明善守不虧國步漢家宗廟已久絕食重以昏殘本支破滅老成誅夷時日害喪其誰忍之藝祖惡繼元之抗六飛屢駕懲於李光贊趙普之言揚師輒還留爲邊蔽太宗獨斷整旅剪除牽於契丹勝負倚角以彈丸之區盡中國之銳卒之太原雖下而燕薊不復帝謂文王詢爾仇方豈老謀猶未審者邪

卷十三

契丹和戰

太祖開寶八年三月契丹主賢命其涿州刺史耶律琮貽書知雄州孫全興請通好全興以聞帝命答書許之契丹乃使克沙骨慎思來結成復遣人告北漢以通好於宋無妄侵伐秋七月遣閣門使郝崇信

太常丞呂端使契丹報聘。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夏四月契丹遣使耶律儼會葬太祖山陵尋遣辛仲甫報謝之契丹主問曰聞中朝有黨進者真驍將如進之比凡幾人仲甫曰名將甚多如進鷹犬之材何可勝數契丹主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命義不可留有死而已契丹主知其不可奪厚禮遣還帝曰仲甫遠使絕域可謂不辱君命更得數人如此朕何患也。

四年春正月帝伐北漢契丹遣撻馬長壽來言曰何名而伐漢也帝曰河東逆命所當問罪若北朝不援和約如故不然惟有戰耳自是和好中絕帝旣滅漢欲乘勝取幽薊諸將以師罷餉墮不欲行崔翰獨曰所當乘者勢也不可失者時也取之易帝意決五月庚子遂發太原六月丁卯次東易州契丹刺史劉宇以城降留兵千人守之戊辰次涿州判官劉厚德亦以城降庚午進次幽州城南契丹將邪律奚底軍於城北帝率衆擊走之王申命宋渥崔彥進劉遇孟元喆分兵四面攻城圍之三周以潘美知幽州行府事契丹將多降秋七月契丹順州薊州皆降邪律學古時守燕悉力備禦不能支城中大懼契丹遣邪律休哥救燕癸未帝督諸軍與契丹將邪律沙大戰於高梁河沙敗將遁休哥兵適至與邪律斜軫分左右翼以進復戰帝大敗死者萬餘人甲申帝引師南還休哥追至涿州帝急乘羸車走免喪資械不可勝計庚寅命孟元喆屯定州崔彥進屯關南劉廷翰李漢瓊屯真定而還以石守信劉遇從征失律貶之乙巳帝至自范陽九月丙午契丹寇鎮州都鈐轄劉廷翰等合擊大破之是時契丹遣南京留守韓匡嗣與邪律沙邪律休哥侵鎮州報圍燕之役軍於滿城西方陣官軍詐降匡嗣欲納之休哥曰彼氣甚

銳。疑誘我也。可整衆待之。匡嗣不聽。俄而劉廷翰陣於前。崔彥進潛師躡其後。李漢瓊崔翰趙延進兵繼至。合擊之。契丹軍大潰。追至遂城西。大敗之。斬首萬三百級。獲三將。馬萬匹。匡嗣棄旗鼓遁去。獨休哥整兵而退。

五年三月。契丹兵十萬寇鴈門。代州刺史楊業領麾下數百騎自西陘出。至鴈門北口。南向擊之。契丹兵大敗。殺其駙馬侍中蕭咄李。自是契丹畏業。每望見旌旗。卽引去。業本北漢節度使劉繼業。爲漢主繼元扞太原城東南面。每殺傷王師。及繼元降。繼業猶據城苦戰。帝素聞其勇。欲招致之。令中使諭繼元。俾招繼業。繼元遣親信往。繼業乃北面再拜。大慟。釋甲來見。帝慰撫之。復姓楊氏。止名業。拜代州刺史。時以業善戰。號楊無敵。冬十月。契丹主賢入寇。圍瓦橋關。官軍陣於水南。耶律休哥帥精騎渡水而戰。官軍大敗。休哥追至莫州。十一月己酉。帝自將禦契丹。戊午。次大名。會契丹主引去。帝欲復伐幽州。李昉力陳其未可。帝以劉遇曹翰爲幽州部署。遂還京。時廷臣多迎帝意。言宜速取幽薊。張齊賢上疏曰。方今海內一家。朝野無事。關聖慮者。豈不以河東新平屯兵尙衆。幽燕未下。輦運爲勞。臣愚以爲此不足慮也。自河東初下。臣知忻州。捕得契丹納粟典吏。皆云。自山後轉般。以授河東。以臣料契丹能自備軍食。則於太原非不盡力。然終爲我有者。力不足也。河東初平。人心未固。嵐憲忤代。未有軍砦。入寇則田牧頓失。擾邊則守備可虞。及國家守要害。增壁壘。左控右扼。疆事甚嚴。恩信已行。民心已定。乃於鴈門陽武谷來爭小利。此其智力可料而知也。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勝。若重之慎之。則契丹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敵國。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砦。撫取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

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用趙也。所謂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如任人。如是則邊鄙寧。邊鄙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之民獲休息矣。臣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豈止爭尺寸之事。角強弱之勢而已乎。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陛下以德懷遠。以惠勸民。內治旣成。遠人之歸可立而待也。帝嘉納之。呂中曰。齊賢之論。其知本矣。然徒知遼未可伐。而不知燕薊在所當取。豈惟齊賢。雖趙普田錫王禹偁亦不之知也。蓋燕薊之所當取者有二。一則中國之民陷於左衽。二則中國之險移於夷狄。燕薊不收。則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則河南不可高枕而臥也。特太宗時未有可取之機耳。契丹主還國。以邪律休哥爲于越。于越。契丹至貴之職也。休哥智略宏遠。善料敵。每戰勝。讓功諸將。故士卒樂爲之用。

六年春正月癸卯。置平塞靜戎二軍。辛亥。易州破契丹數千衆。復改靜戎軍爲安靜軍。秋七月。遣使如渤海。渤海本高麗別種。契丹嘗取其扶餘城爲東丹府。時帝將大舉伐契丹。遣使賜其王詔書。令發兵以應。約滅遼之日。幽薊土宇復歸中朝。朔漠之外。悉與渤海。竟無至者。帝後復遣使如高麗。諭令發兵西會。高麗亦不能應。

七年九月。契丹主賢幸雲州。至焦山。有疾。命韓德讓邪律斜軫受遺詔。立長子梁王隆緒而卒。隆緒小字文殊奴。生十二年矣。旣嗣位。諡賢曰孝成皇帝。廟號景宗。尊母蕭氏爲太后。專國事。復國號曰大契丹。改元統和。后以德讓爲政事令兼樞密使。總宿衛兵。勃古哲總領山西諸州事。邪律休哥爲南面行軍都統。雍熙三年春正月庚寅。以曹彬田重進潘美等爲都部署。將兵伐契丹。初。賀懷浦將兵屯三交。好議邊事。

與其子知雄州賀令圖上言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幸用事請乘其釁以取燕薊帝信之於是曹彬爲幽州道行營都部署崔彥進副之米信爲西北道都部署杜彥圭副之出雄州田重進爲定州路都部署出飛狐潘美爲雲應朔等州都部署楊業副之出鴈門三月癸酉曹彬趨涿州遣先鋒將李繼隆破契丹兵取固安新城二縣進攻涿州克之殺其將賀斯虜兵復集米信獨以麾下三百人接戰被圍數重信執大刀大呼突圍而出會彬遣兵至遂敗契丹兵於新城東北丁丑田重進出飛狐南遇契丹兵擊破之契丹西南面招安使大鵬翼率衆來拒重進陣於東命部將荆嗣出其西乘暮薄崖以短兵接戰契丹兵投崖而下殺獲甚衆挑戰數日敵勢頗張時譚延美屯小沼嗣令延美列隊平川別遣二百人執白幟於道側嗣以所部疾驅往鬪契丹兵見旗幟綿互疑大軍繼至欲遁去重進乘之契丹兵崩潰生擒大鵬翼飛狐靈邱皆降丁亥潘美自西陘入與契丹兵遇追至寰州破之刺史趙彥章以城降進圍朔州節度副使趙希贊亦舉城降遂轉攻應雲州皆克之夏四月己酉田重進戰飛狐北再破之殺其二將趙普上疏曰伏觀今春出師將以收復幽薊屢聞克捷深快輿情然晦朔薦更已及初夏尙稽克復屬在炎蒸飛挽甚煩戰鬪未息王師漸老吾民亦疲夙夜思之頗增疑慮戰者危事難保其萬全兵者凶器深戒於不戢前書有兵久生變之言此可以深慮也苟更圖淹緩轉失機宜旬朔之間便涉秋序臣又慮內地先困邊境漸涼虜則弓勁馬肥我則人疲師老恐於此際或誤指蹤伏望速詔班師無容玩寇不報五月庚午曹彬引兵退與契丹邪律休哥戰於岐溝敗績初諸將陛辭帝謂曰潘美但先趨雲朔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虜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及彬等乘勝而前所

至克捷。每捷奏聞。帝訝其進兵之速。彬既次涿。契丹南京留守邪律休哥兵少。不敢出戰。夜則令輕騎掠其單弱。以脅餘衆。晝則以精銳張其勢。又設伏林莽。以絕糧道。彬居涿旬日。食盡。退師雄州。以援餽餉。帝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援芻糧。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接。俟美盡略山後地。會重進東下。合勢以取幽州。彬部下諸將聞美重進累捷。恥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裹糧與米信復趨涿州。休哥聞之。以輕兵來薄。伺蓐食則擊。離伍單出者。且戰且卻。由是軍士自救不暇。結方陣。塹地兩邊而行。時方炎夏。軍渴乏井。漉淖而飲。凡四日。始得至涿。士卒困乏。糧又將盡。會契丹主隆緒與其太后自駝羅口將大兵應援。趨涿州。彬信復退。休哥因出兵躡之。戰於岐溝關。彬信敗走。無復行伍。夜渡拒馬河。休哥引精兵追及。溺者不可勝計。彬信南趨易州。方瀕沙河而饜。聞休哥引兵復至。驚潰。死者過半。沙河爲之不流。棄戈甲如邱山。知幽州行府事劉保勳死之。休哥請乘勝略地。至河爲界。太后不從。引兵還燕。封休哥爲宋國王。丙子。帝召曹彬。米信及崔彥進等還。令田重進屯定州。潘美還代州。徙雲應朔寰四州吏民。及吐谷渾部族。分置河東京西。時契丹邪律斜軫將兵十萬。與斜軫戰於飛狐。又敗。於是渾源應州將皆棄城走。斜軫乘勝入寰州。殺其守城吏卒千餘。潘美既敗於路。直入石碣谷。以避其鋒。護軍王侁等以爲畏懦。欲從鴈門北川中而往。業不可侁。曰。君侯素號無敵。今逗撓不戰。得非有他志乎。業曰。業非避死。蓋時有未利。徒殺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當爲諸公

先乃引兵自石跌路趨朔州。將行，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業太原降將，分當死，上不之殺，寵以連帥，授之兵柄，非縱敵不擊，蓋欲伺便以立尺寸功報國家耳。今諸君責業避敵，尙敢自愛乎？」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幸於此張步兵強弩以相援也。」業轉戰當至此，可夾擊之，不然無遺類矣。美遂與侁帥麾下陣於谷口。斜軫聞業且至，遣副部署蕭撻覽伏兵於路。業至，斜軫擁衆爲戰勢，業麾幟而進，斜軫佯敗，伏兵四起，斜軫還兵前戰，業大敗，退趨狼牙村。侁自寅至巳，不得業報，使人登托邏臺望之，無所見，以爲契丹敗走，欲爭其功，卽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交河西南而進行二十里，聞業敗，卽麾兵卻走。賀懷浦敗沒，業且戰且行，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人，撫膺大慟，再率麾下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猶手刃數百人，馬重傷不能進，匿深林中。邪律奚底望見袍影射之，業墮馬被擒，其子延玉死焉。業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討賊捍邊以報，而反爲奸臣所迫，致王師敗績，何面目求活邪？」乃不食三日死。業旣敗，麾下尙百餘人，業謂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與我俱死無益也，可走還報天子，衆感激皆戰死，無一生還者，於是雲應朔州及諸城將吏聞業死，悉棄城走。斜軫復陷其地，事聞，帝深痛惜，詔贈業太尉，削美三任，除侁名。初議與兵，獨與樞密院計，中書不預聞，及敗，帝悔，謂樞使張齊賢等曰：「卿等共睹朕自今復作如此事否？」秋七月庚午，以曹彬等違詔失律，各貶官有差。初，米信軍潰，獨李繼隆所部成列而還，田重進亦全軍不敗，詔以重進爲馬步軍都虞候，繼隆知定州。丁亥，以張齊賢知代州，帝以楊業死，訪近臣可知代州者，時齊賢以言事忤帝意，因請行，乃命與潘美同領緣邊兵馬。十一月壬寅，契丹主隆緒及蕭太后帥衆南下，以耶律休哥爲先鋒都統，時劉廷讓帥師數萬並海而北，與李敬源合兵將趨燕，休哥聞之，以兵掎要。

害逆戰於君子館。天方盛寒，士卒皆不能彀弓弩。會隆緒兵大至，圍廷讓數重。廷讓先分精兵，屬李繼隆爲後援。繼隆退保樂壽，廷讓力不敵，一軍盡沒。以數騎脫走。李敬源、楊重進皆死之。先是，休哥謀給賀令圖曰：我獲罪本國，旦夕願歸南朝，令圖信之。私遣重錦十兩，及廷讓敗，休哥宣言，願見雄州賀使君，令圖意其來降，欲擅其功。卽引數十騎逆之。旣至帳下，休哥據胡牀罵曰：汝嘗好經度邊事，今乃送死來邪！令左右殺其從騎而執之。自是河朔戍兵無復鬪志。契丹乘勝長驅而南，遂陷深、邢、德三州，殺官吏，俘士民，輦金帛而去。魏博之北，民尤苦焉。帝聞之，下詔自悔，而釋敗潰將士之罪。且蠲河北逋租，給復三年，令圖貪功生事，輕而無謀。初與其父懷浦首謀北伐，一歲中父子皆敗，且貽中國之害。王子契丹薄代州城，副部署盧漢賚畏懦，保壁自固。張齊賢選廂軍二千出禦之，誓衆感慨，無不一當百。契丹少卻。先是，齊賢遣使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爲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柏井，得密詔云：東路王師敗衄，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時契丹兵塞川，齊賢曰：敵知美來而不知美退，乃閉美使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契丹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於土鏡砦，掩擊大敗之，殺其國舅祥穩撻烈哥，官使蕭打里，斬首數百，獲馬二千，器械無算。四年春正月丙戌，詔行營將士戰敗潰散，並釋不問。緣邊城堡備禦有勞者，具以名聞。錄死事文武官子孫。獨河北雍熙三年以前逋租，敵所蹂踐者，給復三年。軍所過二年，餘一年。二月，繕治河北諸州軍城。帝將大發兵討契丹，遣使募兵於河南北四十餘郡，凡八丁取一，以充義軍。京東轉運使李維清曰：若是天下不耕矣。三上疏爭之。李昉等亦相率言：河南之民，罔知戰鬪，或慮人情搖動，因而爲盜，非計之

得。乃詔獨選河北而諸路悉罷。

端拱元年冬十月契丹主隆緒攻涿州城破遂進攻長城士卒潰圍南走隆緒邀擊之殺獲略盡十一月契丹攻滿城祁州及新樂皆陷之己丑郭守文破契丹於唐河時北鄙騷動帝憂之訪羣臣以邊事右拾遺王禹偁獻禦戎十策大略假漢事以明之漢十二帝言賢明者文景也言昏亂者哀平也然文景之世軍臣單于最爲強盛候騎至雍火照甘泉哀平之時呼韓邪單于每歲來朝委質稱臣邊烽罷警何邪蓋文景當軍臣強盛之時而外任人內修政使不能爲深患者由乎德也哀平當呼韓衰弱之際雖外無良將內無賢臣而致其來朝者係於時也今國家之廣大不下漢契丹卽強盛至如撓邊侵塞豈有候騎至雍火照甘泉之事乎亦在乎外任人內修德耳臣愚以爲外則合兵勢而重將權下詔感勵邊人使知取幽薊舊疆非貪其土地內則省官以寬經費抑文士以激武夫信用大臣以資其謀禁遊惰以厚民力帝深嘉之

二年春正月契丹陷易州遷其民於燕癸巳詔議北伐張洎言中國禦戎惟恃險阻今自飛狐以東皆爲契丹所有旣失地利而河朔列壁皆拒城自固莫可出戰此又分兵之過也請於沿邊建三大鎮各統十萬之衆鼎峙而守仍命親王出臨魏府以控其要則契丹雖有精兵豈敢越而南侵制敵之方盡於此矣宋琪言國家取燕於雄霸直進非我戰地如令大軍於易州循孤山涉涿水抵桑乾河至安祖寨則東瞰燕城纔及一舍此周德威取燕之路下視孤壘泱甸必克山後八州聞薊門不守必盡歸降勢使然也然兵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若選使通好弭戰息民此亦策之得也李昉王禹偁亦多以修好爲言帝納

之。八月尹繼倫大破契丹兵於徐河。時朝廷聞契丹復至，遣李繼隆發眞定兵萬餘，護送糧餽數千乘，趨威虜。耶律休哥聞之，帥精騎數萬，邀諸途。北面都巡簡使尹繼倫適領兵徼巡路，遇之。休哥不顧而南，繼倫曰：寇蔑視我耳，彼捷還則乘勝而驅我北去，不捷亦且洩怒於我，將無遺類矣。爲今日計，當卷兵銜枚以躡之。彼銳氣前趨，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爲忠義，豈可泯然而死爲胡地鬼乎？衆皆憤激從命。繼倫令秣馬，伺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唐州徐河。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陣於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契丹一大將，衆皆驚潰。休哥方食，失箸，爲短兵中其背，創甚，乘馬先遁。餘衆引去，契丹爲之奪氣，自是不敢大入寇。每戒曰：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面黑故云。

至道元年二月，契丹大將韓德威率衆萬騎，誘党項勒浪等族，自振武入寇，折御卿邀擊，敗之於子河汭。勒浪等乘亂反擊德威，殺其將突厥合利等，德威僅以身免。夏四月，契丹寇雄州，何承矩條子河汭之捷諭州民，且揭於市。契丹諜知，愧忿，將襲取承矩，以雪恥。夜引數千騎抵城下，承矩整兵出拒，遲明，與契丹酣戰，契丹復走。帝聞，謂承矩輕佻生事，罷之。十二月，契丹韓德威諜知折御卿有疾，遂帥衆犯邊，以報子河汭之役。御卿力疾禦之，德威聞其至，不敢進。旣而疾甚，母密召之歸。御卿曰：世受國恩，邊寇未滅，御卿罪也。今臨敵，安可棄士卒自便？死於軍中，乃其分也。爲白太夫人無念我，忠孝豈得兩全。言訖泣下。明日卒於師，契丹兵亦退。

張溥曰：太宗初卽位，平北漢，伐契丹，皆自將有功。幽州之圍，虜帥多降，指盼燕薊，將爲我有，忽敗於高梁。

河脫身走免。後雖劉廷翰等追北遂城。楊業斬將鴈門。而瓦橋關一役。僅能抵捍。終耶律賢之世。宋未有加也。賢死。隆緒立。蕭燕燕以一婦人。擁十二歲兒。專決國政。勢若可乘。而北伐議起。時帝當陽。又數年矣。用兵以來。所向必克。曹彬捷於涿州。潘美捷於環朔。田重進捷於飛狐蔚州。勝勢在我。無慚弔伐。而帥遠。節制敗績。歧溝。自是陳家谷。君子館。輿尸屢告。自夏迄冬。王師三衄。帝遂厭兵。無志燕薊。論者謂張齊賢議撫馭。趙普請班師。老成謀國。不啻金湯。然山前後十六州。久淪左衽。汴京藩籬。勢在必爭。太宗進取。未聞失策。且開國大帥。戮力中原。仁義若曹彬。驍勇若楊業。如熊如羆。何遽不衛霍若。而軍既次涿。反退。雄援糧一敗不支。諸路並喪。街亭之辱。武侯同貶。意者其天耶。建隆以來。契丹主兀律殺其叔李胡。後畋懷州。爲近侍所弑。賢以世宗次子代立。身嬰風疾。委國蕭氏。乘亂而圖。或在斯時。藝祖以經營方夏。力有未遑。太宗鼓銳太原。而復謀疎河朔。大梁安枕。又何日哉。

十四卷

西夏叛服 繼遷德明

太祖建隆元年。定難節度使李彝興入貢。李氏自思恭歷唐末五代。世有夏州。周顯德中。封彝興西平王。至是加太尉。

乾德五年。李彝興卒。子克睿立。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李克睿卒。子繼篤立。

四年王師伐漢。繼筠遣其將李光遠、光憲率番漢兵渡河，略太原境，以張軍勢。五年李繼筠卒，弟繼捧立。

七年五月，李繼捧入朝獻銀。夏綏宥四州地，繼捧自陳願居京師，乃遣使夏州，護總麻以上親赴闕，授繼捧彰德軍節度使，併官其昆弟克信等十二人，有差。遂曲赦夏州管內，以曹光實爲四州都巡簡使。六月，李繼遷叛，走地斤澤。繼遷，繼捧族弟也。時爲管內都知蕃落使，居銀州，聞朝使至，遣赴闕，乃詐言乳母死，出葬，遂與其黨數十人奔入地斤澤。

八年，知夏州尹憲都巡簡曹光實襲繼遷破之，斬首五百級，焚四百餘帳，獲其母與妻。繼遷遁去。

雍熙二年二月，繼遷陷銀州。先是，繼遷旣敗，轉徙無常處，復連聚豪族，漸以彊大。而西人以李氏世著恩德，往往多歸之。繼遷因語其豪右曰：「李氏世有西土，今一日絕之，爾等不忘李氏，能從我與復乎？」衆曰：「諾。」遂與弟繼冲赴夏州詐降，誘殺曹光實於葭蘆川。因襲據銀州，復破會州，焚城郭而去。事聞朝廷，遣知秦州田仁朗等將兵討之。五月，徵田仁朗還，副將王侁擊繼遷，走之。初，繼遷旣殺曹光實，遂圍三族砦。砦將折遇弋殺監軍使者，與繼遷合。田仁朗行次綏州，請益兵留月餘。俟報時，繼遷乘勝進攻撫寧砦。仁朗聞之，喜曰：「戎人常烏合寇邊，勝則進，敗則走，不可窮其巢穴。今繼遷嘯聚數萬，盡銳以攻孤壘，撫寧小而固，非洩旬所能破。我俟其困，以大兵臨之，分遣強弩三百，邀其歸路，虜成擒矣。」部署已定，仁朗欲示閑暇，縱酒樽蒲，侁等因媒藥之，帝聞三族已陷，大怒，徵仁朗還，下御史獄，劾問請益兵及陷三族狀。仁朗對曰：「銀綏夏三州兵皆以城守爲詞，不遣三族去，綏州遠，非元詔所救也。臣已定擒繼遷策，會詔至，不果，因言。」

繼遷得羌戎情願優詔懷來或以厚利啖部落酋長令圖之不爾他日大爲邊患帝愈怒特貸死竄商州是月侁等出銀州北破悉利諸砦梟其黨折羅遇麟州諸番皆請納馬贖罪助討繼遷侁遂舉所部入濁輪川斬賊首五千級繼遷及遇也遁去時詔郭守文與侁同領邊事守文復與知夏州尹憲擊鹽城諸番焚千餘帳由是銀麟夏三州番百二十五族悉內附三年繼遷請降於契丹契丹册封爲夏國王以義成公主妻之夏四月夏州安守忠以衆三萬與繼遷戰於王亭鎮敗績繼遷追至城門而還

端拱元年五月復以李繼捧爲定難節度使遣之鎮帝嘗謂繼捧曰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諸部對曰羌人驚悍但羈縻而已非能制也會有言繼遷悉知朝廷事疑繼捧洩之乃出繼捧爲崇信軍節度至是繼遷侵擾日甚諸將用兵無功帝從趙普計復命繼捧鎮夏州賜姓名趙保忠厚賜而遣之以招繼遷

淳化二年秋七月李繼遷請降以爲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先是繼捧至夏州數月卽言繼遷悔過歸款詔授繼遷銀州刺史然實無降心也至是與繼捧戰於安慶澤繼遷中流矢遁去轉攻夏州繼捧乞濟師乃遣翟守素出兵援之守素至繼遷納款奉表謝罪遂有是命且以其子德明爲管内蕃落使行軍司馬未幾繼遷復叛

五年春正月詔以李繼隆爲河西都部署討李繼遷先是轉運副使鄭仁寶議禁鹽池用困繼遷繼遷遂率邊人四十二族寇掠環州邊將多爲所敗久之繼遷欲徙綏州民於平夏部將高文岷等因衆不樂反攻敗之繼遷復圍堡砦掠居民焚積聚遂攻靈州朝廷乃命繼隆討之三月乙亥李繼隆將兵入夏州時繼捧聞繼隆且至先挈其母妻子女壁於野外上言與繼遷解怨獻馬五十四乞罷兵帝覽奏立遣中

使督繼隆進軍。及師壓境，繼遷因襲繼捧營，欲併其衆。繼捧方寢，聞難作，單騎走還城，指揮使趙光嗣閉之別室，開門迎繼隆。繼隆執之，送汴。繼遷遁去，繼捧至京，赦之，封宥罪侯。夏四月甲申，墮夏州城。帝以夏州深在沙漠，奸雄因以竊據，欲墮其城。宰相呂蒙正曰：「自赫連築城以來，每爲關右之患。若遂廢之，萬世利也。」乃詔墮之，遷其民於銀綬。是年，繼遷復遣使貢馬謝罪。

至道元年六月，李繼遷遣押衙張浦以良馬囊駝來獻。帝令衛士射於後圃，俾浦觀之。士皆拓兩石弓，有餘力，帝笑問浦曰：「羌人敢敵否？」對曰：「羌部弓弱矢短，但見此長巨人，則已遁矣。況敢敵乎？」帝留浦京師，遣使拜繼遷鄜州節度使，繼遷不受。秋七月，李繼遷寇清遠軍，守將張延擊敗之。

二年夏四月，遣李繼隆等分道討李繼遷。初，帝命白守榮等護芻粟四十萬赴靈州。李繼遷邀擊於浦維河，守榮衆潰，運餉盡爲所奪。帝怒，命繼隆爲環慶等州都部署，將兵討之。會曹燦自河西還，言繼遷衆萬餘，方圖靈武。城中告急，使爲繼遷所得，則頓兵不去矣。呂端請發兵，由麟府鄜延環慶三道，以擣平夏。襲其巢穴，則靈武之圍自解。或云：盛夏涉旱海，水泉竭，糧運艱辛，不如靜以待之。帝不聽，卽部分諸將，命繼隆出環丁罕出慶。范廷召出延，王超出夏。張守恩出麟，五路進討，直趨平夏。保安軍奏獲繼遷母。帝用寇準議，且斬之。呂端言：「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漢祖曰：『願遣我一杯羹。』夫舉大事者，不顧其親。況繼遷胡夷悖逆之人哉？斬之，徒樹仇怨，益堅其叛。不若置延州，善養視之，以繫繼遷心。」帝從之。八月，李繼隆率諸將進軍，期抵烏白池。繼隆遣其弟繼和馳奏，以環州道迂，欲自清岡峽直趨繼遷巢穴。不及援靈武，上怒曰：「汝兄必敗吾事矣。」因手札切責，使未至，而繼隆已發兵與丁罕合行。十日不見虜，引軍還。張守恩見虜

不擊。獨范廷召與王超至烏白池。與賊遇。時賊銳甚。超持重不進。其子德用年十七。爲先鋒。請乘之。轉戰三日。虜遂卻。德用曰。歸師遇險必亂。乃領兵先絕要害。下令曰。亂行者斬。一軍肅然。賊見其師整。不敢逼。廷召等大小數十戰。互有勝負。而諸將失期。士卒困乏。終不能破賊。

三年二月。李繼遷遣使納款。且求番任。會帝崩。太子初卽位。方在諒陰。許之。授繼遷充定難節度使。且割夏綏銀宥靜五州與之。張浦亦遣還。繼遷尋遣弟瑗詣闕謝。未幾復抄邊。

真宗咸平五年三月。李繼遷大合番部。攻陷靈州。繼遷改靈州爲西平府。居之。先是。帝以靈武事訪李至。至言。河湟之地。夷夏雜居。是以先王置之度外。今靈州不可不棄。若移朔方軍於環州。保固邊境。亦一時之權也。帝不決。時繼遷抄掠益甚。帝以張齊賢爲涇原諸路經略使。禦之。齊賢亦言。靈武孤城。必難固守。徒使軍民六七萬陷於危亡之地。無益。通判永興軍何亮復上安邊書。言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舍之則戎狄之利廣且饒矣。一患也。自環慶至靈武。凡千里。西域戎狄合而爲一。二患也。冀北馬之所生。自匈奴猖獗。無匹馬南來。惟資西域。西域旣分爲二。其右乃西戎之東偏。實爲夏賊之境。其左乃西域之西偏。如舍靈武。復合爲一。夏賊桀黠。俾諸戎不得貨馬。未知戰馬何從來。三患也。請乘溥樂耀德二城。以通河西之糧道。靈武居絕域之外。不築此二城。爲唇齒。與捨靈武無異。帝覽奏。復詔羣臣議。棄守之宜。楊億上疏。引漢棄朱崖爲喻。請棄靈武。守環慶。與李至前議合。輔臣復以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帝惑之。李沆曰。繼遷不死。靈武終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帝不從。以王超爲西面行營都部署。將步騎六萬。援靈州。會繼遷寇清遠。軍都監

段義叛。降於繼遷。繼遷勢益張。復攻定州懷遠。曹燦以番兵邀擊之。稍稍斬獲。而王超所將大軍。卒不能進。靈州遂陷。知州事裴濟死之。帝得報。悔不用李沆之言。

六年六月。李繼遷圍麟州。詔金明巡檢李繼周擊之。知州事衛居實出奇兵突戰。繼遷拔營遁去。十月。李繼遷轉攻西番。取西涼府。都首領潘羅支僞降。集六谷番部。合擊繼遷。繼遷大敗。中流矢死。子德明立。契丹封德明爲西平王。時環慶邊臣以德明初立。乞降詔慰撫之。帝乃詔德明。令審圖去就。知鎮戎軍曹瑋上言。繼遷擅河南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其國危子弱。不卽捕滅。後更強盛。不可制矣。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河南爲郡縣。此其時也。帝欲以恩致德明。不報。

景德三年九月。李德明奉表歸款。復遣劉仁昂進誓表。十月。授德明充定難節度使。封西平王。賜賚甚厚。給奉如內地。因索子弟入質。德明謂非先世故事。不遣。惟獻馱馬謝恩而已。自是德明歲朝貢不絕。

大中祥符三年。夏州饑。德明上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或言德明方納款而敢渝誓。請降詔責之。王旦曰。第詔德明云。已敕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其遣衆來取。德明得詔。慚曰。朝廷有人。遂止。

九年。德明表邊臣罕守舊制。各務邀功。漸乖盟約。詔答之。

乾興二年。德明以兵攻麟州。柔遠砦巡檢楊承吉與戰不利。命曹瑋爲環慶秦州緣邊巡檢安撫使。備禦之。是年。德明城懷遠鎮爲興州。

仁宗天聖九年十月。德明死。子元昊立。事見後。

張溥曰。西夏之役。廷臣異議。請棄靈州者。李至楊億也。請築浦樂耀德二城。以通河西糧道者。何亮也。請

部分軍民空壘而歸者。李沆也。夫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唐藉以中興。非西漢朱崖比。唱言可棄者。非矣。拓拔夏者。故党項部戎種也。貞觀中歸唐。賜姓李。唐末拓跋思恭鎮夏州。統銀夏綏宥靜五州地。討黃巢有功。四傳至繼捧。當宋太宗時。以家難入朝。撫綏拓清。百世一日也。繼遷奔叛。設募離黨。可以計滅。帝誤聽王侁。徵還田仁朗。賊勢漸縱。又用趙普策。使繼捧入夏招懷。夫繼捧懦而不制。繼遷狡而得衆。彼惟爲昆弟諸父所怨。祈留京師。反令其歸招繼遷。無論繼遷不肯下。反失一繼捧矣。繼捧再獲。無益中國。而繼遷坐有五州。莫敢難也。田仁朗欲厚啗酋長。令圖折首。張齊賢議招致番部。分彼聲援。二說可行。復歸築舍。靈州忽陷。夏迺日逞。繼遷中流矢死。德明初立。曹瑋願假精兵。乘其國危子弱。擒送闕下。帝猶豫不報。至元昊習兵。而宋重困矣。但慕春秋不伐喪。而不知臥榻鼯睡。太祖有明戒也。譏宋亡者云。聲容盛而武備衰。議論多而成功少。於夏事已見之乎。

卷十五

交州之變

太祖開寶六年五月。交州丁璉入貢。梁末。交州土豪曲承美乘中國之亂。據有十二州之地。南漢遣將攻承美。執之。置交州節度。乾德初。節度使吳昌文死。其將吳處瑛爭立。瀘州刺史丁部領擊敗處瑛等。自領交州。帥號大勝王。署其子璉爲節度使。尋遜璉位。漢旣亡。璉入貢。授璉靜海軍節度。封交趾郡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秋七月。交州丁璉及其父部領相繼死。璉弟璿權行軍府事。璿年尙幼。大將黎桓幽

璿別館而代領其衆。時知邕州侯仁寶、趙普女弟之夫也。盧多遜與普有隙，出仁寶於邕。九年不代，仁寶恐因循死嶺外，乃上言交州亂，可以偏師取之，願乘傳詣闕，面陳其狀。帝喜，將驛召仁寶。多遜遽奏曰：「交州內擾，此實天亡之秋。但先召仁寶，其謀必泄，蠻寇預爲之備，未易取也。不如密令仁寶經度其事，發兵長驅，勢必萬全。」帝以爲然，以仁寶爲交州水陸轉運使，孫全興、張濬、崔亮、劉澄、賈湜、王僕並爲部署，將兵討之。全興、濬、亮由邕州，澄、湜、僕由廉州進，桓聞之，乃遣使爲丁璿上表求襲位，帝不許。

六年三月，交州行營破賊於白藤江口，獲戰艦二百。於是知邕州侯仁寶率兵先進，孫全興等頓兵花步，黎桓詐降以誘仁寶，遂爲所害。會炎瘴，軍士多死，轉運使許仲宣以聞，詔班師，斬劉澄、賈湜於軍，徵全興下獄，尋棄市。

八年春，黎桓自稱權交州三使留後，遣使來貢，併上丁璿讓表。帝賜桓詔曰：「朕且欲璿爲統帥之名，卿居副貳之任，若璿將材無取，童心如故，然奕世承襲，載緜星紀，一朝舍去，節鉞降同士伍，理既非便，居亦靡安。宜遣璿母子盡室入朝，卽降制授卿節旄。凡茲兩途，爾當審處其一，桓不聽命。」

雍熙三年，以黎桓爲靜海軍節度使，桓復上表求正領節鎮，朝廷懲孫全興之敗，不欲用兵，許之。丁氏由此遂滅。四年，復封桓爲交趾郡王。

眞宗景德三年五月，交州黎桓死，子龍廷殺其兄龍鉞而自立，知廣州凌策等言桓諸子爭立，衆心離叛，請發本道兵討之。帝以桓素修職貢，不欲伐喪，令緣海安撫使諭曉之。龍廷復入貢，後賜名至忠。

大中祥符三年春，交州大校李公蘊弑其主至忠，自立爲留後，遣使入貢。帝曰：「黎桓不義而得，公蘊尤而」

效焉。甚可惡也。然蠻俗何足責哉。遂用桓故事。封公蘊爲交趾郡王。交州自公蘊後世修職貢不絕。然數盜邊。至其孫乾德遂大舉入寇。神宗熙寧八年也。時朝廷方議開疆。知桂州沈起遣官入溪洞。點集土丁爲保伍。又於融州強置城寨。殺人以千數。交人以爲言。罷起。以知州劉彝代之。彝至。奏罷廣南所屯北兵。而用槍杖手分戍。復聽偏校言。以爲安南可取。乃大治戈船。交人來互市。盡遏絕。表疏亦不得達。至是。遂分三道入寇。一自廣府。一自欽州。一自崑崙關。連陷欽廉二州。殺土丁八千人。事聞。起坐貶。安置郢州。除彝名。

神宗熙寧九年春正月。交人圍邕州。知州蘇緘悉力拒守。外援不至。城遂陷。緘義不死。賊手命其家三十六人皆先死。藏屍於坎。乃縱火自焚。城中人感緘之義。無一人從賊者。於是交人盡屠其民。凡五萬八千餘口。事聞。詔贈緘奉國節度使。諡忠勇。二月。以郭逵爲安南招討使。時會得交人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今出兵欲相拯濟。時相怒。乃以天章閣待制趙高爲招討使。將兵討之。高言逵老於邊事。願以爲使。而已副之。故有是命。冬十月。郭逵敗交人兵於富良江。初。逵次長沙。先遣將復邕。廉而自將西進。至富良江。蠻以精兵乘船逆戰。官軍不能濟。趙高分遣將吏伐木治具。機石如雨。蠻船皆壞。因設伏擊之。斬首數千。殺其僞太子洪真。李乾德懼。遣使奉表。詣軍門納款。時官兵八萬人。冒暑涉瘴地。死者過半。富良江去其國不遠。逵不敢渡。得其廣源州。門州。思浪州。蘇茂州。枕榔縣。而還。羣臣稱賀。詔以廣源爲順州。赦乾德罪。治沈起。劉彝開釁之罪。安置隨秀州。陳邦瞻曰。交州在宋世凡再叛。初以侯仁寶。後以沈起。仁寶死。起竄。足爲邊臣不務安輯而生事者之戒。雖然。交州小醜。再勤王師。卒無成功。宋之

不振甚矣

張溥曰。花步之敗。侯仁寶首禍。邕州之屠。難發沈起。二臣喜事開釁。論罪交州。皆可斬也。然太平興國中。黎桓囚丁璿。代總國衆。不臣跡著。討非無名。獨惜仁寶獻策。僅爲身計。謀之不詳。慮多遜復。倉猝用兵。未成廟算。遂使開國天威。喪於跼焉一隅。後雖戮將罷師。詔書羈縻。桓對王使。夷歌勸酒。亦貌恭而已。豈能若士燮化越俗。尉佗稟漢令哉。黎桓旣死。龍廷殺兄。漲海方亂。勢可摧枯。真宗姑息不討。及李公蘊弑黎。至忠稱留後。復充耳置之。反行封賞。王靈頓矣。馴及熙寧。李氏繼襲。世已三傳。坤厚含宏。爲日蓋久。沈起逢迎安石。構怨交趾。與王詔洮河之役。一時並興。空死蘇械。重爲國辱。真宗可伐而不伐。神宗不可伐而伐之。違時致敗。起罪無恕。重於仁寶矣。宋鎬等至交州。言其土風茅竹編屋。海汊娛賓。標魚弄虎。隔絕天朝。服而舍之。由來已然。奈何大宋獨與爭也。

卷十六

蜀盜之平

太宗淳化四年春。蜀青神民王小波作亂。初蜀亡。其府庫之積。悉輸汴京。後任事者。競喜功利。於常賦外。更置博買務。禁商賈不得私市布帛。蜀地狹民稠。耕稼不足以給。由是小民貧困。兼并者益糴賤販。貴以規利。小波因聚衆爲亂。且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爲爾均之。貧者爭附。遂攻青神。掠彭山。殺縣令齊元振。剖其腹。實之以錢。以其平日愛錢故也。賊黨由是愈熾。旁邑響應。十二月。西川都巡檢使張玘與王小波

戰於江原。玘射中小波。已而爲小波所殺。小波亦病創死。其黨推小波妻弟李順爲帥。寇掠州縣。陷卬州。永康軍衆至數十萬。

五年春正月戊午。李順攻陷漢州。復陷彭州。遂攻成都。轉運使樊知古知府郭載及官屬出奔梓州。順入城據之。僭號大蜀王。遣其黨四出。攻劫州縣。兩川大震。帝議遣大臣撫諭。趙昌言獨請遣兵急討。無致滋蔓。帝從之。遣宦者王繼恩爲兩川招安使。分路進討。以雷有終爲陝路轉運使。二月乙未。李順分遣楊廣數萬衆寇劍門。上官正爲劍門都監。麾下有疲卒數百。因勉激以忠義。勇氣百倍。力戰以守。會成都監軍宿翰兵至。正與之合。迎擊賊衆。斬馘幾盡。餘衆三百分還成都。順怒其驚衆。盡斬之。自此氣沮。時朝廷聞蜀盜甚盛。深以棧道爲憂。正以孤軍力戰破賊。於是閣道無壅。王師得以長驅而進。李順圍梓州。初。知梓州張雍聞王小波起。卽練士卒。募強勇爲城守計。輦綿州金帛以實帑藏。命官屬治戎器。守械悉備。至是順遣其黨率衆二十萬圍梓城。中兵纔三千。雍悉智力禦之。凡八十日。王繼恩遣石智顛來援。賊乃潰去。己亥。王繼恩師至綿州。賊潰走。追殺其衆。遂復綿州。遣曹習破賊於老溪。復闔巴蓬劍等州。五月。王師至成都。破賊十萬衆。斬首三萬級。獲李順。遂復成都。其黨張餘復攻陷嘉戎瀘渝涪忠萬開八州。開州監軍秦傳序死之。辛未。降成都府爲益州。八月甲午。以王繼恩爲宣政使。初中書以繼恩討蜀寇功。欲除宣徽使。帝曰。朕讀前代史。不欲令宦官預政。宣徽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力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以酬之。帝怒。深責相臣。乃命學士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使以授之。辛丑。以張詠知益州。時王繼恩上官正宿翰等總兵討賊。漸有成功。頓師不進。專務飲博。其下恣橫剽掠。餘寇時復張。

大詠至勉正等親行臨發舉酒屬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此行常蕩平醜類若老師曠日卽此地還爲爾死所矣。正由是決計深入。大致克捷。時寇掠之際。民多脅從。詠諭以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亦可乎。時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女。一郡囂然。至暮路無行人。旣而得造訛者。戮之。民遂帖息。詠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乎厭勝也。初蜀士知向學而不樂仕宦。詠察郡人張及李暉張達三人皆有學行。爲鄉里所稱。遂敦勉就舉。士由是知勸。民有牒訴者。詠酌量情法。輕重判數語以示之。蜀人刻爲戒。民習風俗爲之敦厚。先是城中屯兵尙三萬人。無半月之食。詠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月餘。得米數十萬斛。詠度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糧運。帝聞之。喜曰。此人何事不了。吾無憂矣。癸卯。以參知政事趙昌言爲川峽都部署。時王繼恩在蜀。不能戢衆。帝意頗厭兵。召昌言。謂曰。西川本自一國。太祖平之。今三十年矣。昌言知帝指。卽前畫攻守之策。帝喜。命昌言帥蜀。自繼恩以下。並受節制。旣行。或奏昌言有反相。不宜握衆兵。尋罷。知鳳翔府。上官正復雲安軍。先是張餘賊衆攻夔州。白繼贇大敗之於西津口。斬首二萬。獲舟千餘艘。正復連破賊於廣安嘉陵合州。賊進攻陵州。又爲知州張旦所敗。至是正等大敗張餘於雲安軍。復其城。

至道元年二月丙午。四川都監宿翰獲張餘於嘉州。先是西川行營衛紹欽楊瓊屢破賊衆。復蜀邛等州。帝以蜀盜漸平。下詔罪己。略曰。朕委任非當。燭理不明。致彼親民之官。不以惠和爲政。筭權之吏。惟用刻削爲功。撓我烝民。起爲狂寇。念茲失德。是務責躬。永鑒前非。庶無二過。聞者感悅。至是餘攻眉州。翰擊敗

之餘走嘉州爲軍士所獲。是年召王繼恩還。以上官正雷有終爲四川招安使。蜀寇悉平。後數年復有王均之變。

眞宗咸平三年春正月甲午益州戍卒作亂推王均爲首。初神衛卒戍益州以都虞候王均董福分領之。福御衆有法所部皆優贍均好飲博軍裝悉以給費。至是兵馬鈐轄符昭壽與知益州牛冕大閱於東郊蜀人趨觀之二軍衣服鮮敝不等均衆由是慚憤而昭壽亦驕恣侵虐軍士素怨之。是月朔戍卒趙延順等八人爲亂遂殺昭壽益州官吏方賀正旦聞變皆奔竄知州牛冕與轉運使張適縋城而去。惟都巡檢使劉紹榮冒刃格鬪衆寡不敵叛卒尙未有主欲奉紹榮紹榮攝弓矢罵曰我本燕人棄虜歸朝豈能與爾同逆邪亟見殺我終不負朝廷也。監軍王澤召王均謂曰汝所部爲亂盍往招安之。叛卒見均卽擁之爲主紹榮自經死均遂僭號大蜀改元化順署置官稱以小校張錯爲謀主均帥衆攻陷漢州進攻緜州不克直趨劍州爲知州李士衡所敗還保益州帝時幸河朔將發大名聞之以戶部使雷有終爲川峽招安使李惠石普李守倫並爲巡檢使給步騎八千往討之上官正李繼昌等皆隸焉。時知蜀州楊懷忠聞亂卽調鄉丁會諸州巡檢兵討之懷忠入益州焚城北門至三井橋與賊黨戰數合懷忠不利而退復檄嘉眉等七州合兵再攻益州敗之乘勝逐賊至州南十五里砦於鷄鳴原以俟王師均亦閉門自固二月癸亥雷有終等至益州時都巡檢張思均已克漢州遂進壁升仙橋賊出攻砦有終擊走之丁卯王均開城門僞遁雷有終等帥兵入城號令不肅官軍競剽掠賊閉關發伏布牀榻於路口官軍不得出因爲所殺有終等緣堞而墜得免李惠死之官軍退保漢州益州城中民皆奔迸四出復爲賊黨追殺或

囚繫之支解族誅以恐衆又脅士民之少壯者爲兵先刺手背次髡首次黥面給軍裝令乘城與舊賊黨相閒有終署榜招之至則署其衣袂釋之日數百人冬十月甲辰雷有終復益州初賊由升仙橋分路襲王師有終帥兵逆擊大敗之王均單騎走還城遂撤橋塞門有終與石普進屯於城北分遣將校攻城三面賊出戰屢敗然王師每薄城輒會雨城滑不能上有終命爲洞屋以進均亦對設敵樓以相拒有終遣卒焚之賊由是消沮復築月城以自固有終令卒蒙旃秉燧以入悉焚其望櫓機石先遣東西南砦鼓譟攻之有終普分主洞屋而前遂入城大敗之均夜與其黨二萬人突圍而遁有終疑有伏遣人縱火城中明日執嘗受僞署者數百人悉焚殺之時謂冤酷均既走所過斷橋塞路焚倉庫而去己丑有終遣楊懷忠追均至富順及之大敗其衆遂入城均縊死懷忠取均首及僞法物降其黨六千人詔進有終懷忠等秩流牛冕儋州張適連州

四年十二月丁未詔蜀賊既平除追捕亡命餘誣誤之民並釋不問訛言動衆者有司斬以聞六年冬十月復以張詠知益州民聞詠再至皆鼓舞相慶轉運使黃觀上其治狀下詔褒美會遣謝濤巡撫西蜀帝令傳諭詠曰得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矣是時內地亦多寇盜濮州賊夜入城掠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家王禹偁時守黃州上疏曰伏以體國經野王者保邦之制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自五季亂離各據城壘豆分瓜剖七十餘年太祖太宗削平僭僞天下一家當時議者乃令江淮諸郡毀城隍收兵甲撤武備者二十餘年書生領州大郡給二十人小郡減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爲郡城蕩若平地雖則尊京師而抑郡縣爲強幹弱枝之術亦匪得其中道也臣比在滁州值發兵挽

漕關城無人守禦。止以白直代主開閉。城池頽圯。鎧仗不完。及徙維揚。稱爲重鎮。乃與滁州無異。嘗出鎧甲三十副。與巡警使臣。毅弩張弓。十損四五。蓋不敢擅自修治。上下因循。遂至於此。今黃州城池器械。復不及滁揚萬一。水旱爲災。盜賊竊發。雖思禦備。何以支吾。蓋太祖削諸侯跋扈之勢。太宗杜僭僞覬望之心。不得不爾。其如設法維世。久則弊生。救弊之道。在乎從宜。疾若轉規。固不可膠柱而鼓瑟也。今江淮諸州大患有三。城池頽圯。一也。兵仗不完。二也。軍不服習。三也。濮賊之興。慢防可見。望陛下特紆神斷。許諸郡酌民戶衆寡。城池大小。並置守堤軍士。多不過五百人。閱習弓劍。然後漸葺城壁。繕完甲冑。則郡國有禦侮之備。長吏免剽略之虞矣。按禹偁此疏。深切時弊。故附見于此。

張溥曰。王小波李順亂於淳化。王均亂於咸平。不數年間。蜀凡再變。小波起閬閬。椎埋烏合。身死而順繼之。順死。張餘又繼之。猶東晉大盜孫恩之後。有盧循。循之後。有徐道覆也。王均領神衛卒。戍益州。縱下標暴軍士。嘯呼脅爲戎首。其唐龐助乎。西蜀地狹民稠。若禁私市。編戶羣騁。一良有司。彈治之足矣。委柄宦官。將驕士惰。雖獲小勝。終敗道也。王均迫於亂卒。人心不固。鋤而去之。易於李順。王繼恩四年而成功。雷有終一載而奏績。書畏兆民。有以哉。張詠莅蜀。先作士氣。化賊爲民。止亂之方。莫長於此。太宗好生。下詔罪己。聞者感泣。禹湯之與勃焉。豈德宗奉天比乎。繼恩掖庭廝役。謬任檀車。賊敗復颺。功不補罪。乃明主方惜繁纓。而執政欲書帶礪。何多諂也。

太宗致治

太平興國元年十二月己未。詔羣臣論列者。即時引對。富弼曰。太宗求治之切。故詔羣臣論事。欲面奏者。即時引對。此言路所以無壅也。自後臣僚非差遣合上殿者。不得對。亦有朝臣乞上殿敷奏邊事。踰月不得報。邊事尚拘常例。况他事乎。

二年春正月戊辰。帝親試禮部舉人。初。太祖幸雒陽。張齊賢以布衣獻策。條陳十事。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其餘策皆善。太祖怒出之。及還。語帝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爾爲相也。至是。齊賢亦在選中。有司誤寘下第。帝覽之。故一榜盡賜進士及第。又詔禮部閱其十五舉以上。及諸科。並賜出身。召邢昺升殿。講師比二卦。又問以羣經發題。帝嘉其精博。擢九經及第。又九經七人。不中格。特賜同三傳出身。帝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彥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爲致治之具矣。辛未。詔曰。虞書考績。爰及三年。漢官奏課。聿分九等。應諸道州府曹掾及縣令簿尉。先是吏部南曹給印紙麻子。俾州縣長吏書其績。用過僭秩滿。有司詳視而差其殿最。斯舊章也。執事者其申明之。毋或蔽欺。以紊經制。

三年二月丙辰。立崇文院。凡古今書籍。盡貯之。六月癸未。詔職官贓罪。雖會赦。不得敘。著爲令。五年二月。定差役法。初。太祖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以耆長弓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散從官給使令。後有貧富。隨時升降。至是。從京西轉運使程能請。定諸州戶爲九等。上四等充役。下五等免之。

六年二月詔曰。朝廷申勸懲之道。立經久之規。應羣臣掌事外州。悉給御前印紙。所貴美惡無隱。殿最必書。俾因秩滿之時。用行考績之典。邇聞官吏頗紊綱條。朋黨比周。迭相容蔽。米鹽細碎。妄有指言。蠹有巨而不章。勞雖微而必錄。宜行戒諭。用儆因循。自今應出使臣僚。在任日勞績非尤異者。不得批書。曾有殿犯。不得隱匿。其餘經常事。不在批書之限。九月。左拾遺田錫上封事。言軍國要機。一朝廷大體。四其一以議平漢之功。駕馭戎臣爲要機。而大體之一。乞脩德以來遠。宜罷交州兵。其二言今諫官不聞廷爭。給事中不聞封駁。左右史不聞升陞。紀言動。御史不敢彈奏。中書舍人未嘗訪以政事。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祕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願擇才任人。使各司其局。其三言尙書省諸曹苟簡。非太平之制度。宜修省寺。以列職官。其四言按獄官獄具皆有定式。未聞以鐵爲枷也。昔唐太祖觀明堂圖。見五臟皆麗於背。遂禁鞭背。減徒刑。况隆平之時。將措刑不用。於法所無。去之可也。帝覽疏。優詔褒答。置京朝官差遣院。舊制京朝官屬吏部。國初以來皆中書。至是詔京朝官奉使從政於外。受代歸者。並令中書舍人考校勞績。品量材器。以中書所下員闕引對而授之。謂之差遣院。

雍熙元年六月。詔求直言。知睦州田錫上疏言。時久升平。天下混一。故左取右奉。致陛下以功業自多。然臨御九年。四方雖寧。而刑罰未甚措。水旱未甚調。陛下謂之太平。誰敢不謂之太平。陛下謂之至理。誰敢不謂之至理。又言宰相不得用人。而委員外差遣。近臣不專受責。而求令錄封章。又言聽用太廣。則條制必繁。條制旣繁。則依從者少。自今凡有奏陳。宜令大臣議而行之。毋使垂之空言。示之寡信。又言宰相若賢。當信而用之。非賢。當擇而任之。柰何置之爲具臣。而疑之若衆人也。帝聽其論。帝嘗語侍臣曰。朕何

如唐太宗參知政事李昉誦白居易七德舞詞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帝聞之。遽起曰。朕不及。朕不及。卿言警朕矣。

二年秋七月。詔諸道轉運使及長吏乘豐儲廩。以防水旱。

端拱元年春正月乙亥。親耕籍田。五月辛酉。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祕閣。分三館。書籍置其中。以吏部侍郎李至兼祕書監。帝謂至曰。人君當淡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奸邪無自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至每與同官觀書閣下。帝必遣使賜宴。且命三館學士皆預焉。虞部郎中張佖建議。復置左右史之職。乃命梁周翰與李宗諤分領之。周翰兼起居郎。因上言。自今御朝。皇帝宣諭之言。侍臣論列之事。依舊中書修爲時政記。其樞密院事涉機密。亦令本院編纂。每月終送史館。自餘封拜除改沿革制置之事。悉條送。以備編錄。仍令郎與舍人分直崇政殿。以記言動。別爲起居注。進御後。降付史館。起居注進御自周翰始。內侍侯莫陳利用以幻術得幸。驕恣不法。趙普按其罪。請誅之。帝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哉。帝不得已。命誅之。

淳化元年十二月。詔中外所上書疏。及面奏制可者。並下中書樞密三司。申覆頒行。帝謂宰相曰。治國之道。寬猛得中。寬則政令不成。猛則民無所措手足。呂蒙正進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夫魚擾之則亂。近日內外上封事。求更制度者甚衆。望陛下漸行清淨之化。上曰。朕不欲塞人言路。夫狂夫言而聖人擇焉。亦古訓也。趙昌言曰。今朝廷無事。邊境寧謐。正當行好事之時。上喜曰。朕終日與卿等論此事。何憂天

下不治。苟天下親民之官皆存此心，則刑清訟息矣。二年，帝以旱蝗，召近臣問以得失，衆以天數對。寇準獨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帝怒，起入禁中。頃之，復召準問不平狀。準曰：「願召二府至。」臣卽言之。二府入，準乃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賂，吉贓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沔之弟，盜主守財至千萬，止杖之，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帝以問沔，沔頓首謝。於是切責沔，而以準可大用。遂自樞密直學士拜樞密副使。準常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帝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時王禹偁上言，請自今庶官候謁宰相，並須朝罷。於政事堂樞密使預坐，接見將以杜私請。詔從之。左正言謝泌疏駁曰：「伏覩明詔，不許宰相樞密使見賓客，是疑大臣以私也。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張說謂姚元崇外則疏而接物，內則謹以事君，此真大臣之體。今天下至廣，萬機至煩，陛下以聰明寄輔臣，自非接下，何以悉知外事？若令都堂候見，則庶官請見咨事，略無解衣之暇。幸今世道清明，朝廷無巧言之士，方面寡姑息之臣，奈何疑執政爲衰世之事乎？」帝覽奏，卽追還前詔，仍以泌所上章付史館。八月己卯，置審刑院。帝慮大理刑部吏舞文深刻，乃置審刑院於禁中，置詳議官六員。凡獄上奏，先達院印訖，付大理刑部斷覆，以聞。乃下院詳議，申覆裁決訖，以付中書省行之。其未允者，宰相復以聞，始命論決。

四年二月，置審官院。初，帝慮中外官吏清濁混淆，命官考牒，號磨勘院。至是，梁鼎上言曰：「虞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三代以還，率由此道。唐有考功之司，明考課之令，下自簿尉，上至宰臣，皆歲計功過，較定優劣，故人思激勵，績效著聞。五代兵革相繼，名存實亡，且夫今之知州，卽古之刺史，治狀顯著者，朝廷不

知方略。蔑聞者。任用如故。大失勸懲之體。寢成苟且之風。是致水旱薦臻。獄訟填溢。欲望天下承平。豈可得也。望陛下特詔有司。申明考績之法。庶幾官得其人。民受其賜。於是改磨勘院爲審官院。掌審京朝官。其幕職州縣官。別置考課院主之。

張溥曰。三代而下。得正統者。稱漢唐宋。高祖反暴秦之跡。呂后專政。劉氏幾危。太宗削平宇內。推位讓父。猶啓建成元吉之變。藝祖受禪。雖不正。幸兄弟友愛。賢聖序及。人倫極盛。而涪陵貶死。武功自殺。開寶宋后崩。不成喪。議者不能爲晉王恕也。史稱帝服澣濯之衣。毀奇巧之器。卻女樂。戒畋游。絕遠物。抑符瑞。閔農考績。講學勸諫。彬彬至治。成康文景。亦曷尙茲。獨天顯內虧。貽譏大德。假令堯戮帝摯之後。舜驅丹朱於死。尙書二典。不作久矣。又怪帝好直言。鯁士滿朝。若田錫王禹偁者流。鋪陳治道。何以獨缺五倫。秦王之獄。趙普進而盧多遜竄。帝所傷心。路人知之。羣工左右宜默默也。天下大物。與子大經。德昭縱存。豈容再誤。惜不得其死耳。若青齊父老。詠歌神聖。願率子弟清路。封禪泰山。設武功南面。又安能致此。一統諸君。往往業盛於開基。而禍生於家室。豈殺運相仍。當時百六猶有未盡者乎。甚哉。純乾之難。處泰之不易也。

卷十八

營田之議

太宗端拱二年春。以陳恕樊知古爲河北東西路招置營田使。又詔知代州張齊賢制置河東諸州營田。

尋皆罷。滄州節度副使何承矩上疏曰：臣幼侍先臣，關南征行，熟知北邊道路川源之勢。若於順安砦西開易河蒲口，導水東注於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七十里，資其陂澤，築隄貯水，爲屯田，可以遏敵騎之奔軼。俟明歲間，關南諸泊悉壅闔，卽播爲稻田。其緣邊州軍臨塘水者，止留城守軍士，不煩發兵廣戍。收地利以實邊，設險固以防塞。春夏課農，秋冬習武，休息民力，以助國經。如此數年，將見彼弱我彊，彼勞我逸。此禦邊之要策也。其順安軍以西，抵西山百里許，無水田處，亦望選兵戍之，簡其精銳，去其冗繆。夫兵不患寡，患驕慢而不精，將不患怯，患偏見而無謀。若兵精將賢，則四境可以高枕而無憂。帝嘉納之。屬霖雨爲災，典者多議其非便。承矩引援漢魏至唐屯田故事，以折衆論。務在必行，又言：宜因積潦，蓄爲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會滄州臨津令閩人黃懋上書言：閩地惟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功力。今河北州軍多陂塘，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三五年間，公私必大獲其利。詔承矩按視，還奏如懋言。遂以承矩爲制置河北沿邊屯田使。懋爲大理寺丞，充判官。發諸州鎮兵一萬八千人給其役。凡雄莫霸州平戎順安等軍，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灌溉。初年種稻，值霜不成。懋以晚稻九月熟，河北霜早而地氣遲。江東早稻七月既熟，取其種，課令種之。是歲八月，稻熟。承矩載稻種數車，遣吏送闕下。議者乃息。而莞蒲屢蛤之饒，民賴其利。度支判官陳堯叟等亦言：漢魏晉唐於陳許鄧穎暨蔡宿亳，至於壽春，用水利墾田。陳迹具在，請選官大開屯田，以通水利。發江淮下軍散卒及募民充役，給官錢市牛置耕具，導溝瀆，築防堰。每屯十人，人給一牛，治田五十畝。雖古制一夫百畝，今且墾其半。俟久而古制可復也。畝約收三斛，歲可收十五萬斛。七州之間，置二十屯，可得三百萬斛。因而益之，數年可使倉廩充實。省江淮漕運，民田未闢，官爲種植，公

田未墾。募民墾之。歲登所取。並如民間主客之例。傅子曰。陸田命懸於天。人力雖修。苟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棄矣。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且蟲災之害。亦少於陸田。水田既修。其利兼倍矣。帝覽奏。嘉之。遣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按視經度。然不果行。

至道二年。直史館陳靖復上言。先王之欲厚生民。莫先於積穀而務農。鹽鐵榷酤。斯爲末矣。按天下土田。除江淮湖湘兩浙。隴蜀河東諸路。地里愈遠。雖加勸督。未遽獲利。今京畿周環二十二州。幅員數千里。地之墾者。十纔二三。稅之入者。又十無五六。復有匿里舍而稱逃亡。棄耕農而事游惰。賦額歲減。國用不充。詔書累下。許民復業。蠲其租調。寬以歲時。然鄉縣擾之。每一戶歸業。則刺報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徭之籍。追胥責問。繼踵而來。雖蒙蠲其常租。實無補於捐瘠。况民之流徙。始由貧困。或避私債。或逃公稅。及其亡逃。則鄉里檢其資財。至於室廬什器。桑棗材木。咸計其直。或里胥用以輸稅。或債主取以償逋。生計蕩然。還無所詣。以茲浮蕩。絕意歸耕。如授以閒曠之田。廣募游惰。誘之耕墾。未計賦租。許令別置版圖。便宜從事。酌民力豐寡。農畝肥磽。均配督課。令其不倦。其逃民歸業。丁口授田。煩碎之事。並取大司農裁決。耕桑之外。令益樹雜木。蔬果。孳畜。羊犬雞豚。給授桑土。潛擬井田。營造室居。使立保伍。養生送死之具。慶弔問遺之資。並立條制。候至三五年間。生計成立。卽計戶定征。量田輸稅。若民力不足。官借糴錢。或以市餼糧。或以營耕具。凡此給授。委於司農。比及秋成。乃令償直。依時價折納。以其成數。關白戶部。帝覽之。喜。詔靖條奏以聞。靖又言。逃民復業。及浮客請佃者。委農官勘驗。以給授田土。收附版籍。州縣未得議其差役。乏糧種耕牛者。令司農以官錢給借。其田制爲三品。以膏沃而無水旱之患者。爲上品。雖沃壤而有

水旱之患。塉瘠而無水旱之慮者。爲中品。旣塉瘠復患於水旱者。爲下品。上田人授百畝。中田百五十畝。下田二百畝。並五年後收其租。亦只計百畝。十收其三。一家有三丁者。請加受田如丁數。五丁者。從三丁之制。七丁者。給五丁。十丁給七丁。至二十三十丁者。以十丁爲限。若寬鄉田多。卽委農官裁度以賦之。其室廬蔬韭。及梨棗榆柳種藝之地。每戶十丁者。給百五十畝。七丁者。百畝。五丁者。七十畝。三丁者。五十畝。不及三丁者。三十畝。除桑功。五年後計其租。餘悉蠲其稅。宰相呂端謂靖所立田制。多改舊法。又大費資用。以其狀付有司。詔鹽鐵使陳恕等共議。請如靖奏。乃以靖爲京西勸農使。按行陳許蔡潁襄鄧唐汝等州。勸民墾田。以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副之。選亮上言。功難成。願罷其事。帝志在勉農。猶詔靖經度。未幾。三司以費官錢數多。萬一水旱。恐致散失。事遂寢。

張溥曰。陳靖墾田之議。卽後魏李安世均田之策。皆官取閑田以授民也。安世之制。頗徧井田。審經術。準分藝。露田立還受之法。買賣合均給之數。公田非強奪。爭田以年斷。通行差便。靖則閒曠之田。有授無還。官給牛種。廣募遊惰。五年以後。收租責償。費多難行。馬端臨氏論之詳矣。然晉遭劉石傾覆。神州僭逆。相仍。五方淆亂。魏定燕趙。遂荒九服。地大網闊。鼎建勢易。安世因無制之民。量人畫野。不耕之土。邑地相參。桑田無擾。露田必均。邱墟瘠鹵。盡成良疇。無王莽王田之害。有趙過代田之利。上下安之。未有起而與爭者也。宋承唐五季之餘。太祖削平諸國。除藩鎮留州之法。粟帛錢幣。咸聚王畿。嚴守令勸農之條。稻梁桑泉。務盡地力。再傳以後。法令密而議論多。因循易而改作難。是以引水溉田。黃懋言之。何承矩任之。屯田省運。陳堯叟等言之。太宗嘉之。勸民墾田。陳靖言之。陳恕等贊之。廟議舉行。公私便益。而皇甫選何亮片

言排沮踰時立罷惜小費而忘大利國家興革其可庸人度量哉農田不修而後有方田方田作俑而後有公田端拱至道之間既失於聽言之不斷熙寧元豐之際又失於任人之太專宋所以富強無策而日就削弱也

卷十九

至道建儲

太宗雍熙二年九月辛亥廢楚王元佐爲庶人元佐帝長子少聰警貌類帝帝鍾愛之廷美遷房州元佐嘗力救及廷美死遂發狂疾至以小過操梃刃傷侍人疾少間帝爲赦天下會重九召諸王宴射苑中元佐以新瘥不預及諸王宴歸暮過元佐元佐悲曰若等待上宴我獨不預是棄我也因發忿被酒夜縱火焚其宮帝大怒廢爲庶人均州安置宋琪率百官三上表請留之京師帝許之行至黃山召還居於南宮淳化五年九月壬申以襄王元侃爲開封尹進封壽王帝在位久儲貳未立初馮拯等上疏言之帝怒斥之嶺南中外無敢復言者至是寇準自青州召爲左諫議大夫入見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宮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惟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意旣以爲可願卽決定遂以元侃爲開封尹封壽王元侃帝第三子也呂中曰東漢李唐所以有女主宦官外戚之禍者以立太子之權盡出其手雖李固杜喬裴度鄭覃之徒不能正之準之言真萬世法也

至道元年八月壬辰詔立壽王元侃爲皇太子更名恆大赦自唐天祐以來中國多故立儲之禮廢及百年至是始舉而行中外胥悅太子既立廟見還宮京師民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擇召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悟入語后嬪宮中皆前慶帝喜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以李至李沆並兼太子賓客詔太子以師傅禮事之太子每見至沆必先拜至等上表不敢當詔答曰朕旁稽古訓肇建承華用選端良資於輔導藉卿宿望委以護調蓋將勗以謙冲故乃異其禮數勿飾當仁之讓副予知子之心至等相率謝帝曰太子賢明仁孝國本固矣卿等可盡心規誨者動皆由禮則宜贊助事未有當必須力言至於禮樂詩書義有可裨益者皆卿等素習不假朕之言諭也

三年二月辛丑帝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知制誥胡旦等謀立楚王元佐三月癸巳帝崩年五十九時皇后令王繼恩召呂端端知有變卽給繼恩入書閣鎖閉之亟入宮后問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豈容更有異議后默然乃奉太子至福寧殿卽位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焉初帝欲以端爲相或曰端爲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用之時同列奏對多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日內劄戒諭自今中書必經呂端參酌乃得聞奏五月甲戌討謀立楚王之罪貶李昌齡爲忠武行軍司馬降王繼恩爲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胡旦除名長流潯州

張溥曰太宗九子元佐居長聰警善射狀貌類父竟以狂廢然推本心疾由痛秦王罪非戾園仁同漢惠舉世哀之帝崩王繼恩李昌齡等謀立元佐揆以立長亦非逆節但壽王元侃久正東宮一朝動搖亂不

可長也。寇準論建太子勿謀他人。片言決議。神器有歸。無定策之名。安社稷之本。陳蕃竇武。悔謝弗如。呂端持重。善處大事。初佐秦王。勸其扈從河東。釋太宗之惑。決嫌疑。定猶豫。所素斷也。迨閉寺人於閣中。覲眞王於殿上。元老垂紳。百官屏息。謂之顧命。周公其人。涪陵之禍。元佐力救。豈曰下愚。發疾焚宮。貶就臣列。歷事眞仁。儼然不怨。名爲清狂。終獲壽考。縱不得帝。幸無不孝弟名。此太宗所見而流汗也。

